

曲園叢書

14
484
35



4
484
35



玉佩考

俞樓襍纂第十

德清俞樾

古之君子必佩玉右徵角左宮羽趨采齊行肆夏周規折矩進揖退揚而玉鏘鳴焉所謂車中則有鸞和之聲行步則有環佩之音非僻之心無自入也戰國尚武始廢佩玉之制西漢之世因循不復漢明帝永平二年正月辛未宗祀光武皇帝於明堂帝及公卿列侯始服冠冕衣裳玉佩絢履以行事及漢末而玉佩之制又廢魏王粲之祖父龔父暢皆爲漢三公故多識舊儀魏國旣建粲拜侍中興造制度粲恆典之三國志王粲傳注引摯虞之書曰漢末喪亂絕無玉佩魏侍中王粲識舊佩

始復作之今之玉佩受法於粲也隋書禮儀志亦云漢明帝始復制佩而漢末又亡絕魏侍中王粲識其形乃復造焉然粲所爲玉佩其制不傳隋志止言開國公佩山玄玉開國侯伯子男佩水蒼玉如此之類而已唐制天子白玉雙佩皇太子瑜玉雙佩羣臣之服則有山玄玉佩水蒼玉佩之別然於古制則愈無可言矣夫古人佩玉詠於詩載於禮而其制則經無明文雖大儒如鄭康成然其言佩玉之制略矣韓退之云惜乎吾不及其時進退揖讓於其閒吾蓋於玉佩之制尤歎息焉因掇拾古義稍附己意著於篇

毛詩說弟一

鄭風女曰鷄鳴篇知子之來之襍佩以贈之傳曰襍佩者珩璜琚瑀衝牙之類

有女同車篇佩玉瓊琚傳曰佩有琚瑀所以納閒

按毛之言蓋甚略矣然賴其言至今知有珩璜琚瑀之名又因有納閒二字而至今可以考見琚瑀之用其說詳後

韓詩說弟二

周官玉府職其王之佩玉鄭注引詩傳云佩玉上有蔥衡下有雙璜衝牙蠙珠以納其閒

按鄭注不言何詩之傳賈疏則云韓詩也毛言以瑀
瑀納閒不言蠙珠韓言以蠙珠納閒不言瑀瑀此毛
韓之異也愚謂蠙珠之貢雖見於夏書然古人所謂
珠者實皆以白玉爲之不用蠙珠漢世猶然隋書禮
儀志云陳永定元年武帝卽位徐陵白所定乘輿御
服皆採梁之舊制又以爲冕旒後漢用白玉珠晉過
江服章多闕遂用珊瑚襍珠飾以翡翠侍中顧和奏
今不能備玉珠可用白琰從之蕭驕子云白琰蚌珠
是也帝曰今天下初定務從節儉應用繡織成者並
可彩畫金色宜塗珠玉之飾任用蚌也以此言之則

珠用蚌珠乃六朝以後苟簡之制三代以上必不以
蚌珠爲佩韓詩乃云蠙珠以納其閒何歟東觀漢記
云孝明帝作蠙珠之佩以郊祀天地據此則漢佩固
用蠙珠然漢制冕旒天子用白玉珠不用蠙珠何以
於佩用之佩必以組蠙珠之孔豈組所能貫而可以
代瑀瑀歟考說文玉部有珎篆其說解曰石之次玉
者以爲系璧從玉丰聲讀若詩曰瓜瓞葦葦一曰若
蠙蚌乃知古人以珎爲璧系古人佩玉亦必以珎爲
系琢而圓之是曰珎珠而珎字讀若蠙蚌與蚌字形
聲皆易相混後人知有蚌珠不知有珎珠於古書言

玳珠者以爲卽蚌珠也傳寫遂易以蠙珠矣非韓嬰
原文也漢明帝時亦當用玳珠不用蚌珠卽冕旒所
用之白玉珠也其言蠙珠者亦自後人言之也惟佩
玉自以珩璜琚瑀衝牙爲主玳珠非所重毛公略而
不言未爲闕略韓說舉玳珠而遺琚瑀於義稍疏矣
大戴禮說弟三

大戴禮說弟三

大戴禮記保傅篇曰上車以和鸞爲節下車以佩玉爲
度上有雙衡下有雙璜衝牙玳珠以納其閒琚瑀以襍
之行以采芡趨以肆夏步還中規折還中矩進則揖之
退則揚之然後玉鏘鳴也

按大戴之說則兼玳珠琚瑀而言之矣所謂玳珠者
其實亦玳珠也至雙衡之說疑必有誤當如韓詩傳
作上有蔥衡也禮記玉藻篇一命緼鞞幽衡再命赤
紱幽衡三命赤紱蔥衡是衡之制以蔥衡爲貴故舉
蔥衡言之也蔥與雙音相近又涉雙璜之文因誤爲
雙矣璜有雙衡不得有雙故知其誤也惟鄭注釋蔥
衡但曰衡佩玉之衡也青謂之蔥據下文天子佩白
玉公侯佩山元玉大夫佩水蒼玉所謂蔥衡者其卽
水蒼玉歟

鄭氏禮記注弟三

玉藻篇一命緼鞞幽衡再命赤鞞幽衡三命赤鞞蔥衡
注曰衡佩玉之衡也幽讀爲黝黑謂之黝青謂之蔥
按衡卽珩也說文玉部珩佩上玉也所以節行止也
蓋古人佩玉以爲行止之節故從玉從行國語楚語
楚之白珩猶在乎韋注曰珩佩上之橫者惟其爲佩
上之橫者故或卽以衡爲之非止聲近義亦近焉至
幽衡蔥衡鄭說甚略愚謂蔥衡者卽水蒼玉也幽衡
者卽瑤琨也周易說卦傳震爲蒼筤竹九家易曰蒼
筤青也故水蒼玉爲蔥衡矣瑤琨則石也石之色澤
不能如玉之光明故爲幽衡矣

又曰佩玉有衝牙注曰居中央以前後觸也

皇氏謂衝居中央牙是外畔兩邊之璜分衝與牙爲
二物則牙卽是璜矣毛韓古說何以言璜又言衝牙
乎皇說不可從孔疏但執鄭義以駁之猶未盡也
又曰天子佩白玉而玄組綬公侯佩山玄玉而朱組綬
大夫佩水蒼玉而純組綬世子佩瑜玉而綦組綬士佩
瑤琨而緼組綬注曰玉有山玄水蒼者視之文色所似
也綬者所以貫佩玉相承受者也

按鄭君於佩玉之制言之不詳讀其注知衝爲佩玉
之衝衝牙居中央以前後觸所以貫佩玉者謂之綬

如是而已以鄭君爲禮學之宗故錄其說以存鄭義
至於右徵角左宮羽及結佩設佩諸說姑略而弗及
焉

孔氏穎達說弟四

禮記玉藻篇佩玉有衝牙孔氏正義曰凡佩玉必上繫
於衝下垂三道穿以蠙珠下端前後以縣於璜中央下
端縣以衝牙動則衝牙前後觸璜而爲聲所觸之玉其
形似牙故曰衝牙

按疏云上繫於衝當作上繫於衝阮氏校勘記已及
之矣其云下端前後以縣於璜猶云前後下端縣以

璜與中央下端縣以衝牙一律疏家文法喜拙故其
言如此自孔疏始詳言玉佩之制後之說玉佩者皆
本此然孔氏有蠙珠而無琚瑀於佩制固未全也

賈氏公彥說弟五

周官玉府職注引韓詩說賈氏疏之曰佩玉上有蔥衡
者衡橫也謂蔥玉爲橫梁下有雙璜衝牙者謂以組縣
於衡之兩頭兩組之末皆有半璧曰璜故曰雙璜又以
一組縣於衡之中央於末著衝牙使前後觸璜故曰衝
牙案毛詩傳衡璜之外別有琚瑀其琚瑀所置當於縣
衝牙組之中央又以二組穿於琚瑀之內角斜繫於衡

之兩頭於組末繫於璜云蠙珠以納其閒者蠙蚌也珠出於蚌故言蠙珠納其閒者組繩有五皆穿珠於其閒故云以納其閒

按賈氏之說視孔爲詳矣其說蔥衡及衝牙與璜皆與孔疏無殊惟有琚瑀有蠙珠各有所施則爲孔氏所未及而玉佩之制全矣然竊以爲得之琚瑀失之蠙珠說文組綬屬其小者以爲冕纓今姑弗論其爲乎此非徑寸之珠不可矣至縣衝牙之組止一組耳何以有琚又有瑀賈疏亦不言其故蓋玉珮久已失

傳賈公彥未見其物以意言之故不能無失也

司馬彪續漢書說第六

續漢書輿服志曰古者君臣佩玉尊卑有度上有鞞按

書禮儀志云上下貴賤有殊五伯迭興戰兵不息佩非

戰器鞞非兵旗隋志云鞞非戰儀於是解去鞞佩留其係璲以

爲章表故詩曰鞞鞞佩璲此之謂也鞞佩既廢秦乃以

采組連結於璲光明章表轉相結受故謂之綬漢承秦

制用而弗改故加之以雙印佩刀之飾至孝明皇帝乃

爲大佩衝牙雙瑀璜皆以白玉乘輿落以白珠公卿諸

侯以采絲其視冕旒爲祭服云

按三代以下惟漢明帝爲玉佩東漢一代遵用之當時必有紀載而司馬彪採入續漢之書夫漢去古未遠彪晉人去漢未遠所言當得其實然則欲求三代以上玉佩之制舍此何觀矣夫佩必有衡而續漢志不言何也曰此制自周至漢相承未廢明帝但承其舊不煩更作故不言也何以知其未廢也曰上文言解去鞅佩留其係璲然則先時所去者鞅佩而已其所繫之璲固在也司馬氏引鞞鞞佩璲之詩以證之鄭箋解佩璲爲以瑞玉爲佩夫以玉係鞅佩是璲卽衡也秦以采組連結於璲則以往時空有玉璲而無

所係故以采組係之稍稍復古矣漢又加之以雙印佩刀之飾則以往時空有采組而無所懸故以雙印佩刀懸之雖無瑀璜衡牙之屬而亦有其物矣蓋戰爭之世務從簡便及處平國又趣於文亦人情也明帝慨然復古乃改刀印之類而仍從衡牙瑀璜之舊至於衡則舊所有者故言衡牙瑀璜不言衡也夫古制有琚有瑀漢制無琚而言雙瑀何也曰瑀與琚古音爲同部字愚疑琚瑀一也蓋於懸衡牙組之中央以兩玉夾之分而言之則一面謂之琚一面謂之瑀合而言之則曰雙瑀可也卽曰雙琚亦可也漢志有

瑀無琚然曰雙瑀則兼琚言之矣乃別爲兩組其上
端繫於衡之兩頭其下端繫於璜而其中間納於琚
瑀之中依漢志言之則爲納於雙瑀之中如此則三
組相連屬而周旋折旋之時不致太離遠矣夫佩玉
之制本取其聲以爲行止之節故前後之璜中央之
衝牙乃其主也璜與衝牙必以組繫之組必上有所
屬於是乎有衡上有衝下有璜則所以爲佩
者已具矣然猶慮行步之間兩璜或太前太後而不
能適與衝牙相觸也則此三組者必有以維繫之於
是乎有琚瑀琚瑀所置在懸衝牙之組之中央賈公

彥說已得之矣又爲兩組上屬於衡下屬於璜而中
穿琚瑀之內賈公彥說亦得之矣愚謂此兩組者古
蓋有閒之名以其閒以三組也或卽謂之閒組毛傳
云佩有琚瑀所以納閒蓋謂納此閒也後人乃謂納
閒者以在衡璜衝牙之閒果爾則當云以納其閒不
當云所以納閒也今觀續漢志所言佩玉之制參以
賈孔之疏而古制粲然復明所惜者琚璜琚瑀衝牙
之形製不得其詳耳姑以意言之衡者平也其形必
平衝牙之用在乎前後相觸又其名爲牙其兩端必
銳璜爲半璧則賈疏已言之或衝牙亦爲半璧形但

與璜有橫豎之分耳惟琚瑀則無可說考之毛傳琚無異文而瑀則有異女曰鷄鳴傳其字為瑀有女同車傳其字或作玖見女曰鷄鳴疏阮氏校勘記謂此傳以作玖者為是然則琚瑀當作琚玖矣說文玖讀若芑或曰若人句脊之句以讀若句言之疑琚玖之名得之於倨句琚者倨也玖者句也古書言倨句者多矣晰言之則樂記曰倨中矩句中鉤大判言之則考工記治氏曰倨句中矩蓋皆曲之形也琚瑀之制其如矩乎今輒圖之如左



此就一面圖之也此面謂之瑀則彼面謂之琚圖其一面不言琚而言瑀者從漢志也然則何以無珠也曰用珠之制當據漢志定之賈公彥謂五組繩皆穿珠者非也漢志謂乘輿落以白珠公卿諸侯以采絲其曰乘輿斥天子也天子以白珠公侯以采絲采絲可以代白珠則白珠之用與采絲同矣落者絡也漢書西域傳贊造甲乙之帳落以隨珠和璧師古曰落

與絡同是其義也佩以玉爲主珠者其絡而已矣毛傳稱琚瑀所以納閒而韓傳云蠙珠以納其閒則珠必與琚瑀同設蓋卽於琚瑀之兩端綴以白玉之珠以爲之飾而公卿諸侯則不用珠但用采絲也志云其視冕旒當作其色視冕旒上文言冕旒之制天子白玉珠三公諸侯青玉珠卿大夫黑玉珠此言色視冕旒者三公諸侯用青絲卿大夫用黑絲也然則乘輿落以白珠自卽冕旒所用之白玉珠而非蠙珠亦可決矣

盧氏辯大戴禮注弟七

盧氏注大戴禮衝身曰衝在中身在旁

按此卽皇氏之說辨見前矣

又注玼珠以納其閒曰總曰玼珠而赤者曰琚白者曰瑀或曰瑀美玉琚石次玉

按周官注引韓詩作蠙珠而此作玼珠據說文則玼蠙一字也然竊謂許君於玼珠二篆蓋失其本義夫珠從玉玼亦從玉自是玉之類古人所謂玼珠者卽吾所謂玼珠也非蚌珠也許君隸珠篆於玉部而其說以爲蚌之陰精隸玼篆於玉部而以蠙爲其重文疑失之矣大戴記之玼珠必非蠙珠或皆以玉爲之

而赤者爲瑯白者爲瑤盧氏之說其有所受之乎

喪服私論

俞樓襍纂第十一

德清俞樾

顧亭林先生極言唐人增改服制之非譬之始皇狹小先王宮廷而作阿房之宮其論正矣然又曰今人三年之喪有過於古人者三事則父在爲母與婦爲舅姑皆與焉夫聖人制禮之精意非後人所能窺測自唐以來以意增益誠未必當然孔子云喪與其易也甯戚禮又云有其舉之莫敢廢也至今日而父在爲母與婦爲舅姑之類豈能降從古制哉雖然聖人制禮譬則權焉輕重適相準也有所益於此則於此見重者於彼轉見輕矣故歷代增改之後回視舊制

若有未贖乎人情者非古制之有未盡也加乎此而未加乎彼故不得其準也愚謂後世於古制既有加隆之處必有當與之俱隆者草茅伏處無議禮之職竊與湖樓諸子私論數事備禮家采擇云爾

論外祖父母之服

儀禮喪服篇小功五月章有外祖父母傳曰何以小功也以尊加也蓋古者外親之服不過總而此乃小功故曰以尊加也按爾雅釋親篇父之考爲王父父之妣爲王母母之考爲外王父母之妣爲外王母蓋父母之父母其尊相同故同有王父王母之稱特稱外以別之耳

加至小功遂爲尊之至歟且夫母之父母與母之姊妹必有別矣儀禮小功五月章有從母焉從母五月外祖父母亦五月是視母之父母與母之姊妹同也然其時舅之服猶止於總麻三月也自唐人改舅與從母同爲小功至今循之無有異議夫舅之服旣改而重則外祖父母之服亦宜與之俱重且外祖父母之服從母而推者也古者爲父斬衰三年爲母齊衰杖期斬衰三年之下有齊衰三年而後爲齊衰杖期是父母之服相去二等也是故父之父母齊衰不杖期而母之父母小功五月齊衰不杖期之下有大功九月而後爲小功五月是

樓十一
王父母與外王父母之服亦相去二等也唐改母服爲齊衰三年則與父相去止一等矣明高皇定孝慈錄又改爲斬衰三年則與父齊等無復隆殺之差矣母服從隆則母之父母不得而殺豈宜仍依古制五月而除唐開元中嘗從太常卿韋涇之議外祖加至大功自宋以來皆莫之用夫禮固緣情而制者也外祖父母之於外孫自幼保抱攜持蓋有不異祖父母者矣身後制服止於小功揆之人情實有未戾然則採唐開元之議爲外祖父母制大功之服或亦禮之所許歟

論妻父母之服

儀禮喪服篇總麻三月章有妻之父母傳曰何以總從服也注曰從於妻而服之斯禮也相沿至今未之有改也考爾雅釋親篇婦稱夫之父曰舅稱夫之母曰姑又曰妻之父爲外舅妻之母爲外姑蓋夫妻胖合本同一體故妻謂夫之父母曰舅姑夫謂妻之父母亦曰舅姑特稱外以別之耳夫奉以至隆之名而服以至輕之服疑於名實之不稱矣婦爲舅姑本在喪服齊衰不杖期章後唐長興中改爲舅斬衰三年爲姑齊衰三年至明初定孝慈錄則又改爲舅姑並斬衰三年而至今循之是婦於夫之父母之服歷代增加至於極重而夫於妻

父母之服猶仍其舊止服總麻揆之情理或未安乎儀
禮喪服篇母之昆弟亦在總麻三月章傳亦曰何以總
從服也是妻之父母與母之昆弟其分相等唐律改舅
爲小功歷代相沿遂無異議夫謂我舅者我謂之甥是
故母之昆弟謂我曰甥妻之父母謂我亦曰甥孟子所
謂帝館甥於貳室是也均之甥也於母之昆弟小功而
於妻之父母總麻三月其於人情若有未屢且母之昆
弟妻之父母子夏傳均謂之從服鄭注於母之昆弟曰
從於母而服之於妻之父母曰從於妻而服之按母於
昆弟之服大功也子從母服而服之古爲總麻降二等

也今爲小功降一等也妻於父母之服期也夫從妻服
而服之降一等則爲大功又降一等則爲小功以小功
服之似於禮亦不爲過乃又降一等而爲總麻三月其
爲抑損不太甚乎然則妻之父母之服似宜援唐人改
舅爲小功之例升爲小功五月或亦禮之所許歟
論婦爲夫之祖父母之服

儀禮喪服篇大功九月章有夫之祖父母世父母叔父
母傳曰何以大功也從服也疏曰此皆夫之期故爲之
大功斯禮也歷代遵之未有改也然竊謂夫之世父母
叔父母旁尊也夫服期妻從之而服大功於義足矣若

夫之祖父母非旁尊也而聖人制禮乃與夫之世叔父
母同科者何也曰在古制已不可得而加也何也古者
婦爲舅姑齊衰不杖期夫以夫之父母而服止於期則
於夫之祖父母不得不降而爲大功矣自後唐長興中
改婦爲舅服斬衰三年爲姑服齊衰三年而明人又改
爲同斬衰三年則於夫之父母之服歷代增加而至於
極重矣夫之父母之服旣改而重則夫之祖父母之服
亦宜與之俱重今於夫之父母三年而於夫之祖父母
止九月揆之情理或未安乎夫禮固緣情而起者也祖
父母之與孫其愛之也或甚於父母之於子矣其愛孫

之婦也亦或甚於舅姑之於婦矣爲婦者事其夫之父
母如其父母則必事其夫之祖父母如其祖父母女子
子爲其祖父母齊衰不杖期雖出嫁不降焉夫於已之
祖父母期年則於夫之祖父母宜亦同之且生存之日
扶持焉抑搔焉奉槃奉水請饋請洗視已嫁之孫女必
有加焉已嫁之孫女猶有期年之服而孫婦之服九月
而除是視夫之祖父母無以異於夫之兄弟之子婦與
夫之兄弟之已嫁女也然在古人制禮之初舅姑止服
期年則於夫之祖父母誠不能逾大功而上今舅姑之
服已加重矣則於夫祖父母亦宜加重若定爲期年之

服使孫婦與孫一律或亦禮之所許歟

論爲人後者其妻爲舅姑之服

禮記喪服小記篇曰夫爲人後者其妻爲舅姑大功按此不見於儀禮喪服篇惟見於此孔氏正義曰夫爲本生父母期故其妻降一等服大功是從夫而服此禮也自唐以來無不同之至今不改也竊謂在古人制禮之初則誠無以加之矣何也古者婦爲舅姑齊衰不杖期婦於舅姑從夫而服者也夫於父母三年而婦於夫之父母期夫於本生父母期則婦於夫之本生父母固不得踰大功而上矣自後唐長興中改婦爲舅服斬衰三

年爲姑服齊衰三年而明太祖定孝慈錄又改爲同服斬衰三年則婦於舅姑之服歷代增加子婦與子固無異矣夫子於父母斬衰三年婦於夫之父母亦斬衰三年然則子於本生父母齊衰期年婦於夫之本生父母亦宜齊衰期年也今仍從舊制爲大功揆之情理或未安乎夫禮緣情而制者也人子雖出爲人後然父母之愛之也不以其出爲人後而減也卽於其子之婦亦不以其子之出爲人後而不愛也特以禮不貳隆旣爲人後則服制不得不因之而殺然不得不殺者則殺之所謂義也有可不殺者則不殺焉所謂仁也人子於所後

卷一
六
之父母既爲三年之服則於本生之父母不得不降爲期年之服所謂不得不殺者也爲人婦者於其夫所後之父母既從夫而爲三年之服則於其夫本生之父母尚可降一等而爲期年之服所謂有可不殺者也乃又降一等而爲大功則是有可不殺而殺之矣是視其夫本生之父母無以異於夫之兄弟之子婦與夫之兄弟之已嫁女也竊謂爲人後者其妻於舅姑宜改爲期年之服與其夫同日而除或亦禮之所許歟
論舅之妻無服

儀禮喪服篇從母在小功五月章舅在總麻三月章是

舅輕於從母也子夏傳於從母有以名加之說至唐律改舅爲小功於是母之昆弟姊妹一律小功至今循之無異說矣惟舅之妻與從母之夫則從古無服朱子推其說以爲先王制禮母族止於三母之父母之母母之兄弟恩止於舅故從母之夫舅之妻皆不爲服然儀禮總麻三月章有從母昆弟有舅之子若曰恩止於舅則何以又及其子也舊唐書禮儀志開元二十三年太常卿韋瓘奏請加外祖爲大功舅爲小功並請爲舅母服袒免元宗手敕以舅母之服不得全降於舅宜服總麻彼時廷臣之議皆不謂然元宗再降手敕然後定議爲

舅母服總麻三月乃自宋以來皆莫之用舅之妻至今無服無論從母之夫矣夫禮固緣情而制者也凡人幼稚之時必依其母母或歸甯於其父母子必從之舅之妻推其君姑之意保抱攜持視猶己子者有之矣於其死也漠然同於途人豈禮也哉開元之制未可廢也或曰舅與從母乃母之昆弟姊妹也母之昆弟姊妹其恩相等若因母之昆弟而推及其妻爲之制服則因母之姊妹而推及其夫亦當制服何唐人之議止及舅之妻而不及從母之夫也曰從母之夫視舅之妻蓋較疏也夫爲母黨制服必從母而推之故古制爲從母小功而

爲舅總麻所以然者從母與吾母皆女子也其情親也舅與吾母則有男女之別旣嫁而反弗與同器而食弗與同席而坐其情稍疏矣爲人子者推其母之意而爲之服故舅總麻而從母小功也然舅雖視從母稍疏而舅之妻則與吾母甚親矣從母雖視舅稍親而從母之夫則與吾母甚疏矣唐人制舅之妻服而不制從母之夫服其以此歟旣爲古制所無而又爲唐制所不及揆之人情從母之夫不爲之服未爲甚歟則固不必輕議矣

夫賦其以九賦為古賦也... 夫賦與詩同詩而賦之... 賦之與詩同詩而賦之... 賦之與詩同詩而賦之...

左傳連珠

俞樓襍纂第十二

德清俞樾

宋史藝文志所載春秋賦有崔昇裴光輔諸家今皆未之見獨徐晉卿春秋類對賦一卷刻入通志堂經解其賦數聯一韻而不求事之相類如第一段樂伯獻麋卻至奉豕之下即繼以許絕太岳之禮鄭廢太山之祀殊為不倫未知宋志所載崔昇春秋分門屬類賦王霄春秋囊括賦其體例何如也余謂止取兩事之相類則不宜作賦而以連珠為宜孫兒陞雲方讀左傳余因作左傳連珠一卷如陸士衡演連珠之數聊以示陞雲使他日稍知用古之法於經義固無



當也

蓋聞建國者必定其規模制器者先正其繩墨是以都城百雉過此非宜公膳雙雞更之不得蓋聞得其分則大禮有光失其人而亂端斯啓是以彤弓一秬鬯一爲王朝錫侯伯之常文王三鹿鳴二非主國待使臣之禮蓋聞襲故蹈常可無大戾棄順效逆實非良圖是以二公子之立黔牟爲不度矣五大夫之奉子積敢樂禍乎蓋聞成敗之柄操自寸心禍福之機捷如轉轂是以齊桓公之霸業敗於多魚晉重耳之功名成於五鹿

蓋聞小人見利不論報施君子用情無分向背是以皮不存而毛安傅悖哉號射之言梁無矣而麤有之允矣公孫之對

蓋聞豐財和眾乃武之經親仁善鄰爲國之寶是以阻兵無眾衛州吁不解治絲長惡不悛陳桓公未能去草蓋聞治兵有術作氣爲先制勝無奇及鋒則克是以蒙臯比而犯公子偃以敗宋師執螯弧而登瑕叔盈以入許國

蓋聞大難之作由細故而生外患之來自隱微而發是以齊君遇弒釁生崔子之冠衛侯出奔禍起褚師之韞

蓋聞患由外至非可豫防機必先呈從無猝發是以九
百里外驚楚人之滅黃四十年前卜吳地之入越

蓋聞涉患難者轉有生機冒寵榮者常多危地是以烏
集楚軍之幕翻可安身鶴乘衛國之軒難言適意

蓋聞禍福雖貢其端倪鬼神難明其情狀是以烏鳴毫
社而宋有災龍鬪洧淵而鄭無恙

蓋聞情之所溺必存卵翼之心勢有難全終試翦除之
手是以東郭姜以孤入竟專崔氏之家南孺子之男生
不續季孫之後

蓋聞愛其人者必美其儀形惡其人者兼嗤其容貌是

以滅孫敗而有朱儒朱儒之謠華元逃而有于思于思
之誚

蓋聞理必審乎是非事貴衡其曲直是以息侯五不韙
見敗於鄭師文子三不知難容於晉國

蓋聞忠義之魄死而猶生淫昏之骨生不如死是以櫛
可材也子胥之墓常新莠猶在乎伯有之門已毀

蓋聞占驗之學雖無當於存亡禍福之來實有見於兆
朕是以雲或夾日而飛星有偕雨而隕

蓋聞論人先觀其愚智處境不論乎卑崇是以邾益無
能坐困樓臺之上吳光有志奮興堀室之中

蓋聞君子淡然而寡求小人囂焉其多欲是以鄭享趙
 武一獻何妨魯禮范鞅十牢未足平與崇是以蓋聞相賞以言其迹猶顯相喻以意其用彌超是以叔
 向之於醜明必執其手以上壽餘之於隨會惟履其足
 於朝

蓋聞宮府之間每以細微起釁誓御之輩惟於口腹是
 圖是以衛之嬖人求酒於大叔邾之闖者乞肉於射姑
 蓋聞欲治其國先在修齊不得乎民難期安集是以去
 六順而效六逆衛州吁終以無成有五利以去五難楚
 棄疾因之得立

蓋聞發源之始譬猶濫觴極盛之餘難言強弩是以楚
 為困獸不足禦吳晉乃瘠牛僅堪懼魯圖中人始與
 蓋聞精進之力志士所珍標榜之風學人所誠是以卻
 子有未絕之鼓終以成功衛侯縣不去之旗轉以甚敗
 蓋聞聖人踐形由其盡性威儀定命所以立身是以宋
 華元之腹蟠見謳於城者晉卻克之足跛為笑於婦人
 蓋聞骨肉薄而猜忌滋生忠信衰而詛盟用起是以寤
 生母子盟及黃泉重耳舅甥誓如白水以
 蓋聞蜉蝣之羽尚能楚楚狐裘之美豈不黃黃是以鄭
 子臧之鷓冠謂之不稱晉申生之危服甚矣無常

蓋聞疆場之間惟戎車是利勝負之數非地勢不分是以城濮之師背鄗而舍陽陵之役夾潁而軍黃臺以獲蓋聞君子篤於親從無異志小人喻於利各挾私心是以桃子出師周鄭之懿親竟廢楊孫置戍晉秦之姻好難尋

蓋聞錄人之善必問其由來繩人之愆當原其已改是以東郭書之狸製未敢居功右宰穀之狐裘亦堪免罪蓋聞好生者天之德彼昏不知不忍者人之心惟狂罔念是以晉之臺下眾避夷皋之丸莒之國中入試庚輿之劍

蓋聞禍福之至必有其先機成敗之形不難於預卜是以鳳鏘鏘而敬仲其昌鳥嚙嚙而伯姬無祿

蓋聞制勝之道固在爭先行軍之方尤宜持重是以虎皮先犯胥臣以之奏功馬首是瞻荀偃因而失眾

蓋聞善悟者無關口耳用智者別運神奇是以左顧右顧叔孫婍之心如見上手下手伯州犂之意可知

蓋聞報應之理所以警淫妖祥之興亦以觀德是以彭生死而化豕徒為厲於齊邦昭公生而夢烏乃有後於宋國

蓋聞著蔡之靈本因人而寄犬馬之好實累德之資是

以臧氏僂句之龜寶之無益魯侯啓服之馬楨也奚爲
蓋聞忠厚之澤沒世而不衰幹濟之才遇險而不避是
以甘棠可愛樂武子足以及人苦葉不材魯叔孫期於
濟事

蓋聞大小之形固由於前定安危之算亦定於平居是
以晝伏夜行齊君似鼠闔門塞竇衛國如魚

蓋聞物無美醜可以齊觀人有貪廉固非一格是以虞
叔獻玉而不辭宋公求珠而無獲

蓋聞嗜好不形可以有立精神不露可以有爲是以玩
細事者無遠圖衛侯好鶴負大略者多近患楚子投龜

蓋聞順逆之理難言於未造安危之際尤重乎世卿是
以王室既卑野有魚麗之陣故家未改朝有駢旄之盟
蓋聞治世之臣雖家庭而整肅亂世之士在宮府而譁
囂是以鄭公孫拔戟於廟晉行人撫劍於朝
蓋聞事大字小貴有常經棄親用羈實非良策是以楚
不假道則鄭昭而宋龔晉來治田則杞肥而魯瘠
蓋聞心膂之臣以資密勿柱石之佐以奠危傾是以鄭
有子皮譬之如棟魯有季氏喻之以楹

蓋聞物以有用於世爲珍亦以見用於人而毀是以象
因有齒而自焚其身雞憚爲犧而自斷其尾

蓋聞君子之德仁義咸宜小人之性剛柔俱亂是以南宮長萬之於宋以勇力興戎東關嬖五之在晉以讒言構難

蓋聞好事者務取乎恢奇察言者不遺乎微小是以虺也豹也叔孫侈爲嘉祥鸚之鶴之師已驚爲異兆

蓋聞行兵以奇爲勝治國以正爲模是以翩爲鶴而御爲鶩可見軍容之盛卒出猥而行出大轉嫌法律之疏蓋聞故府典章所以立國列邦賄賂適以成仇是以楚受桃弧可以共王之事宋獻楊楯徒爲賈禍之由蓋聞治亂興衰不離乎理數孤虛王相有驗於天人是

以晉滅虢之期十月之交丙子吳入郢之日六年之後庚辰

蓋聞衡人者不以身寵而家溫觀國者不以德齊而地醜是以夏日冬日別衰盾之寬嚴南風北風決晉楚之勝負

困學紀聞載李宗簡春秋十賦有象焚身雞斷尾一聯余適與閻台初意欲易之然何義門先生謂二事不類如余此聯則二事之意未始不貫通也欲初學知運用故實之法故仍存之

論語鄭義

俞樓襟纂第十三

德清俞樾

鄭康成就魯論考之齊古爲論語注十卷論語之學
宜以鄭爲主孔安國傳眞僞難明未足深據乃鄭注
論語不傳何晏集解所採外散佚多矣余讀詩箋禮
注往往有及論語者輒刺取之以存鄭學

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

禮記坊記論語曰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注
曰不以已善駁親之過

君子食無求飽

儀禮公食大夫禮賓三飯以涪醬注曰每飯歆涪以

肴濡醬食正饌也三飯而止君子食不求飽
思無邪

詩駟篇箋云思遵伯禽之法專心無復邪意也

君子先行其言而後從之

禮記曲禮不辭費注曰爲傷信君子先行其言而後
從之

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
也

禮記禮器篇三代之禮一也民共由之或素或青夏
造殷因注曰一也俱趨誠也由用也素尙白青尙黑

者也言所尙雖異禮則相因耳孔子曰殷因於夏禮
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

禮記樂記扁禮樂之情同故明王以相沿也注曰沿
猶因述也孔子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
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

按以禮樂之情同說損益可知之義最爲得旨蓋情
猶實也禮之文不同而其實則同宮室車服之等拜
跪揖讓之節皆其文也可損可益若夫君臣主義父
子主恩此則禮之實也雖百世不可得而易也

相維辟公天子穆穆

詩雝篇箋有是來時雝雝然既至止而肅肅然者乃助王禘祭百辟與諸侯也天子是時則穆穆然

子曰君子無所爭必也射乎揖讓而升下而飲其爭也君子

禮記射義篇孔子曰君子無所爭必也射乎揖讓而升下而飲其爭也君子注曰必也射乎言君子至於射則有爭也下降也飲射爵者亦揖讓而升降勝者袒決遂執張弓不勝者襲說決拾卻左手右加弛弓於其上而升飲君子恥之是以射則爭中詩賓之初筵篇發彼有的以祈爾爵箋云射之禮勝

者飲不勝所以養病也故論語曰下而飲其爭也君子

按禮注以揖讓而升下爲句詩注以下而飲爲句兩注相違詩正義謂意取而飲與爭故引彼文不盡然則當從禮注也

繪事後素

考工記凡畫績之事後素功注曰素白采也後布之爲其易漬汗也鄭司農說以論語績事後素

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

儀禮士相見禮與君言言使臣與大人言言事君注

樓十三
三
曰言使臣者使臣之禮也大人卿大夫也言事君者
臣事君以忠也疏云言使臣者使臣之禮也者并事
君以忠並是論語孔子對定公之文
按注疏所言使臣之禮並當作使臣以禮
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柏周人以栗

周禮大司徒之職設其社稷之壇而樹之田主各以
其野之所宜木遂以名其社與其野注曰社稷后土
及田正之神壇壇與壝埒也田主田神后土田正之
所依也詩人謂之田祖所宜不謂若松柏栗也疏云
論語哀公問社於宰我對云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柏

周人以栗此經雖據周一代而言其邦國都鄙異處
所宜之木亦復不同故云若松柏栗也

按此雖不引論語而實則論語義也論語釋文云問
社如字鄭本作主云田主謂社鄭解論語正本此經
文何沐解公羊文二年傳練主用栗引夏后氏以松
三句則以爲廟主與鄭義

官事不攝焉得儉

禮記禮運篇大夫具官祭器不假聲樂皆具非禮也
是謂亂國注曰臣之奢富擬於國君敗亂之國也孔
子謂管仲官事不攝焉得儉

管氏亦樹塞門

禮記郊特牲篇臺門而旅樹注曰旅道也屏謂之樹
樹所以蔽行道管氏樹塞門塞猶蔽也禮天子外屏
諸侯內屏大夫以簾士以帷

子謂韶盡美矣又盡善也謂武盡美矣未盡善也

禮記樂記篇干戚之舞非備樂也注曰樂以文德為
備若成池者孔子曰韶盡美矣又盡善也謂武盡美
矣未盡善也

望仁為美擇不處仁焉得知

禮記大學篇詩云緡蠻黃鳥止于丘隅子曰於止知

其所止可以人而不如鳥乎注曰言人亦當擇禮義
樂土而自止處也論語曰里仁為美擇不處仁焉得

知

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

詩瞻卬篇如賈三倍君子是識箋云識知也賈物而
有三倍之利小人所宜知也君子反知之非其宜也
孔子曰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

按君子小人以位言此是古義董子曰皇皇求財利
常恐乏匱者庶人之意也皇皇求仁義常恐不能化
民者大夫之意也即此章確詰

事父母幾諫見志不從又敬不違

禮記檀弓事親有隱而無犯注曰隱謂不稱揚其過失也無犯不犯顏而諫論語曰事父母幾諫

禮記坊記微諫不倦注曰子於父母尚和順不用鄂鄂論語曰事父母幾諫見志不從又敬不違

子謂公冶長可妻也

儀禮士昏禮記昏辭曰吾子有惠貺室某也注曰貺賜也室猶妻也子謂公冶長可妻也

晏平仲善與人交久而敬之

周禮太宰以八統詔王馭萬民二曰敬故注曰敬故

不慢舊也晏平仲久而敬之

請益曰與之庾

考工記陶人庾實二穀厚半寸脣寸注曰鄭司農云穀讀爲斛穀受三斗聘禮記有斛元謂豆實三而成穀則穀受斗二升庾讀如請益與之庾之庾

按如先鄭說則庾爲六斗然又引聘禮記則記言十斗曰斛與三斗之說自相亂矣故後鄭不從據下旅人豆實三成穀爲說按昭三年左傳四升爲豆則三豆爲斗二升矣是庾實二斗四升也包注十六斗曰庾則據小爾雅文二釜有半謂之庾也按聘禮記十

六斗曰斂今文斂爲逾是十六斗自名斂或名逾不
名庾當從後鄭爲是

君子周急不繼富

周禮鄉師之職以歲時巡國及野而賙萬民之糶阨
鄭司農云賙讀爲周急之周疏云讀從論語周急不
繼富之周

按先鄭說而鄭不破之則卽鄭義也故亦采錄之後
倣此

中庸之爲德其至矣乎

周禮師氏以三德教國子一曰至德以爲道本注曰

至德中和之德覆燾持載含容者也孔子曰中庸之
爲德其至矣乎疏曰此是論語雍也之文引之者證

此至德與中庸之德爲一之意

不憤不啟不悱不發

禮記學記篇時觀而弗語存其心也注曰使之悱悱
憤憤然後啟發也

按此雖不引論語實卽論語義也集解引鄭注與此

正合

子於是日哭則不歌

禮記檀弓弔於是日不樂注曰君子哀樂不同

子於是日哭則不歌

臨事而懼

詩出車篇憂心悄悄箋云將率既受命行而憂臨事而懼也

富而可求也雖執鞭之士吾亦爲之

周禮條狼氏掌執鞭以趨辟注曰趨辟趨而辟行人若今卒辟車之爲也孔子曰富而可求雖執鞭之士吾亦爲之言士之賤也

不義而富且貴

禮記表記子言之君子之所謂義者貴賤皆有事於

天下注曰言無事而居位食祿是不義而富且貴

子曰聖人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君子者斯可矣子曰善人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有恆者斯可矣

詩賓之初筵篇其未醉止威儀反反曰既醉止威儀幡幡箋云此言賓初卽筵之時能自勅戒以禮至於旅酬而小人之態出言王既不得君子以爲賓又不得有恆之人所以敗亂天下率如此也

按君子有恆卽本論語正義亦引論語爲證是卽論語義也集解曰疾世無明君如鄭義則得通上下言之義較宏也

誅曰禱爾於上下神祇

周禮小宗伯之職大哉及執事禱祠于上下神元注

曰求福曰禱得求曰祠譌曰禱爾于上下神祇

又大祝作六辭以通上下親疏遠近六曰誅注引鄭

司農曰誅謂積累生時德行以錫之命主為其辭也

或曰誅論語所謂誅曰禱爾于上下神祇

按據說文則古論語作譌而周禮兩注有譌誅之殊

蓋鄭君不專主古文耳

故舊不遺則民不偷之矣其具詳于音韻可矣

周禮小司寇之職以八辟麗邦法附刑罰一曰議故

之辟注曰故謂舊知也鄭司農云故舊不遺則民不

偷

禮記少儀篇不道舊故注曰言知識之過失損友也

孔子曰故舊不遺則民不偷

按故舊有過猶不見遺方見其厚且與無大故不棄

之義合包注謂不遺忘故舊行之美者必行之美者

始不見遺則不足為厚矣

守死善道

詩鄭風羔裘篇舍命不渝傳曰渝變也箋云舍猶處

也是子處命不變謂守死善道見危授命之等

卑宮室而盡力乎溝洫

周禮考工記夏后氏上匠注曰禹治洪水民降丘宅
土卑宮室盡力乎溝洫而尊匠

又匠人堂崇一筵注曰周堂高九尺殿三尺則夏一
尺矣相參之數禹卑宮室謂此一尺之堂與

子畏於匡

禮記檀弓死而不弔者三畏注曰人或時以非罪攻
已不能有以說之死者孔子畏於匡

夫子循循然善誘人

儀禮大射儀誘射注曰誘猶教也夫子循循然善誘

人

子曰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

儀禮鄉飲酒禮笙入堂下磬南北面立樂南陔白華

華黍注曰南陔白華華黍小雅篇也今亡其義未聞

昔周之興也周公制禮作樂采時世之詩以為樂歌

所以通情相風切也其有此篇明矣後世衰微幽厲

尤甚禮樂之書稍稍廢棄孔子曰吾自衛反魯然後

樂正雅頌各得其所謂當時在者而復重襍亂者也

惡能存其亡者乎

亦見燕禮注

喪事不敢不勉

禮記檀弓悼公之喪季昭子問於孟敬子曰為君何食敬子曰食粥天下之達禮也吾三臣者之不能居公室也四方莫不聞矣勉而為瘠則吾能毋乃使人疑夫不以情居瘠者乎哉我則食食注曰存時不盡忠喪又不盡禮非也孔子曰喪事不敢不勉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

禮記坊記子云好德如好色注云此句似不足論語曰未見好德如好色疾時人厚於色之甚而薄於德也

按集解曰疾時人薄於德而厚於色故發此言疑即

鄭注而奪鄭曰字

不佞不求何用不臧

詩雄雉篇鄭箋云我君子之行不疾害不求備於一人其行何用為不善而君獨遠使之在外不得來歸按馬云不佞害不貪求鄭訓佞與馬同訓求與馬異蓋求字所包者廣凡求責於人皆求也豈必貪而後有求乎惟此章以貧富交接言則似馬注為合然孔與軒嘗疑不佞不求以下自為一章不與上相蒙亦殊有理鄭注不傳或未必蒙上而言也

孔子於鄉黨

周禮黨正注鄭司農云五百家爲黨論語曰孔子於鄉黨又曰闕黨童子

賓退必復命曰賓不顧矣

儀禮聘禮賓出公再拜送賓不顧注曰於此君可以反路寢矣論語說孔子之行曰君召使擯色勃如也足躩如也賓退必復命曰賓不顧矣

攝齊升堂鞠躬如也屏氣如不息者出降一等遲顏色怡怡如也沒階趨進翼如也

儀禮聘禮記下階發氣怡焉再三舉足又趨注發氣舍息也再三舉足自安定乃復趨也孔子之升堂鞠

躬如也屏氣如不息者出降一等遲顏色怡怡如也沒階趨進翼如也

按如鄭義則自入公門以下皆爲聘問鄰國之禮與下執圭節相連

執圭鞠躬如也如不勝上如揖下如授勃如戰色足蹠蹠如有循

儀禮聘禮記賓入門皇升堂讓將授志趨注曰志猶念也念趨謂審行步也孔子之執圭鞠躬如也如不勝上如揖下如授勃如戰色足蹠蹠如有循

禮記玉藻圈豚行不舉足齊如流注曰圈轉也豚之

言若有所循不舉足曳踵則衣之齊如水之流矣孔子執圭則然此徐趨也

享禮有容色

儀禮聘禮記及享發氣焉盈容注發舍氣也孔子之於享禮有容色

君子不以紺緌飾

考工記鍾氏染羽三入為纁五入為緌七入為緇注曰染纁者三入而成又再染以黑則為緌緌今禮俗文作爵言如爵頭色也又復再染以黑乃成緇矣鄭司農說以論語曰君子不以紺緌飾又曰緇衣羔裘

按孔注一入曰緌未知所本宜從鄭主晉限用緌亦當暑衫絺綌必表而出之

禮記喪服大記袍必有表不禪注袍褻衣必有以表之乃成稱也論語曰當暑衫絺綌必表而出之亦為其褻也

緇衣羔裘

考工記鍾氏注見君子不以紺緌飾下

禮記玉藻篇羔裘豹飾緇衣以裼之注曰飾猶褻也

孔子曰緇衣羔裘

詩檜風羔裘羔裘逍遙狐裘以朝箋云諸侯之朝

樓十三
服緇衣羔裘大蜡而息民則有黃衣狐裘今以朝服
燕祭服朝是其好絜衣服也

素衣麕裘

儀禮聘禮公側受宰玉裼降立注曰裼者免上衣見
裼衣凡當盛禮者以充美為敬非盛禮者以見美為
敬禮尚相變也玉藻曰裘之裼也見美也又曰麕裘
青豸裘絞衣以裼之論語曰素衣麕裘皮弁時或素
衣其裘同可知也疏曰鄉黨云素衣麕裘彼一篇是
孔子行事鄭兼言君臣視朔之服是其君臣同用素
裼可知若聘禮亦君臣同用麕裘但主君則用素衣

為裼使臣則用絞衣為裼是以鄭總云皮弁時或素
衣其裘同可知也

禮記玉藻篇麕裘青豸裘絞衣以裼之注豸胡犬也
絞蒼黃之色也孔子曰素衣麕裘

黃衣狐裘

禮記玉藻篇狐裘黃衣以裼之注黃衣大蜡臘先祖
之服也孔子曰黃衣狐裘

禮記郊特牲黃衣黃冠而祭息田夫也注曰祭謂既
蜡臘先祖五祀也於是勞農以休息之論語曰黃衣
狐裘

詩檜風羔裘箋見緇衣羔裘下

按集解引孔注不詳衣裘之用其說甚略不知平叔何以不錄鄭注也且孔注中外色相稱之說義亦淺陋據玉藻有麤裘絞衣之文絞者蒼黃之色非素也皇氏乃云素衣爲正記者亂言絞耳未免徇注廢經矣

又按玉藻注引孔子曰黃衣狐裘郊特牲注引論語曰黃衣狐裘蓋論語一書卽謂之孔子猶之孟子荀子也唐以前引論語者雖非孔子之言亦稱孔子曰並此意也

羔裘元冠不以弔

周禮司服凡弔事弁經服注弁經者如爵弁而素加環經論語曰羔裘元冠不以弔

齊必變食

周禮膳夫職王齊日三舉注鄭司農云齊必變食按此亦先鄭說而鄭同之卽鄭義也上文王日一舉是一日一太牢齊日三舉則一日三太牢今說論語者但以不飲酒不茹葷爲變食非古義矣

失飪不食

禮記文王世子篇命膳宰曰未有原注曰未猶勿也

原再也勿有所再進爲其失飪臭味惡也正義曰食
若再進必熟爛過節故爲失飪

按孔曰失生熟之節其義更周然失之生者常人亦
不食之而熟爛過節者人或嗜焉此承色惡臭惡而
言或失飪之戒尤嚴於過熟者乎惟禮正義自順記
文末有原爲說故云熟爛過節鄭義亦未必專主過
熟耳

季氏富於周公而求也爲之聚斂以附益之子曰非吾
徒也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

禮記大學篇與其有聚斂之臣甯有盜臣注曰國家

利義不利財盜臣損財耳聚斂之臣乃損義論語曰
季氏富於周公而求也爲之聚斂非吾徒也小子鳴
鼓而攻之可也

按鄭注引經固多以意增損然如此章則疑鄭本與
今本不同鄭本子曰二字蓋在季氏富於周公之上
通章皆孔子之言故稱求也不稱冉有論語於諸弟
子皆書其字卽閒有如宰曰憲問恥之例然直書其
名則有之於名之下繫以也字如回也由也之類皆
孔子所稱記者無此例也此章皆孔子之言故曰求
也爲之聚斂而附益之若作記者之辭記人豈得呼

冉有為求也乎
孟子離婁篇引此文字句小異大旨則同愚謂孔子
曰求四字當在孟子曰之下求衍文本作孟子曰孔
子曰求也為季氏宰無能改於其德而賦粟倍他日
非我徒也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蓋引孔子之言故
曰求也稱述舊文不容改也若孟子自言則於孔子
弟子豈當呼為求也乎孟子與門弟子言如公孫丑
萬章之類皆稱曰子不斥其名乃於仲尼之徒而名
之乎因述鄭注悟論語之誤并知孟子之誤故附辨
之

子路率爾而對曰
禮記曲禮侍於君子不顧望而對非禮也注曰禮尚
謙也不顧望而對若子路帥爾而對

按據此則鄭本率作帥

哀公問於有若曰年饑用不足如之何有若對曰盍徹
乎曰二吾猶不足如之何其徹也
考工記匠人九夫為井一節注曰魯哀公問於有若
曰年饑用不足如之何有若對曰盍徹與曰二吾猶
不足如之何其徹也其下云以載師職及司馬法論
之周制畿內用夏之貢法稅夫無公田以詩春秋論

語孟子論之周制邦國用殷之蒞法制公田不稅夫
貢者自治其所受田貢其稅穀蒞者借民之力以治
公田又使收斂焉畿內用貢法者鄉遂及公邑之吏
旦夕從民事為其促之以公使不得恤其私邦國用
蒞法者諸侯專一國之政為其貪暴稅民無藝周之
畿內稅有輕重諸侯謂之徹者通其率以什一為正
孟子曰野九夫而稅一國中什一是邦國亦異內外
之法耳

詩篤公劉篇度其隰原徹田為糧箋云度其隰與原
田之多少徹之使出稅以為國用什一而稅謂之徹
魯哀公曰二吾猶不足如之何其徹也

按集解引鄭注但云周法什一而稅謂之徹徹通也
為天下之通法雖較詩箋為詳然未盡鄭意疑何平
叔有所刪節非全文也當以匠人注補之蓋鄭意取
民之制止有二法夏貢殷助是也周人脩而兼用之
乃謂之徹以大判言則畿內用貢法邦國用助法晰
言之則邦國亦分別內外郊外用助郊內用貢助者
九一貢者十一而一通而計之則為什一此徹之所
以名也

誠不以富亦祇以異

詩我行其野篇成不以富亦祇以異箋云女不以禮
為室家成事不足以得富也女亦適以此自異於人
道言可惡也

按詩作成論語作誠古字通耳成正字誠段字成者
終也荀子榮辱篇曰成則必不得其所好必遇其所
惡焉又曰成則必得其所好必不遇其所惡焉彊國
篇曰道德之威成乎安彊暴察之威成乎危弱狂妄
之威成乎滅亡諸成字並當訓終說詳諸子平議成
不以富言終不以富箋云成事不足以得富成事猶
終事謂要其終事而言之耳鄭注論語雖依誠字說

之大旨實未見其有異邢疏謂引詩斷章不與本義
同非也又如鄭義則知此二句自宜在此章之末若
移至齊景公一節則不特違鄭且失詩旨矣

子帥以正孰敢不正

儀禮鄉飲酒禮司正實解降自西階階閒北面坐奠
解退共少立注曰少立自正慎其位也已帥而正孰
敢不正疏曰此是論語孔子語季康子之言也彼言
子帥指季康子為子此言已帥指司正為已

君子以文會友以友輔仁

詩子衿篇一日不見如三月兮箋云君子之學以文

會友以友輔仁獨學而無友則孤陋而寡聞攷思之甚

子路問政子曰先之勞之請益曰無倦

禮記曲禮請益則起注曰益謂受說不了欲師更明說之子路問政子曰先之勞之請益曰無倦

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

周禮鄉士獄訟成士師受中注曰受中謂受獄訟之成也鄭司農云士師受中若今二千石受其獄也中者刑罰之中也故論語曰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

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

禮記檀弓殷人作誓而民始畔周人作會而民始疑注曰會謂盟也盟誓所以結眾以信其後外恃眾而信不由中則民畔疑之孔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

居處恭執事敬

詩桑扈篇彼交匪敖萬福來求箋云賢者居處恭執事敬與人交必以禮則萬福之祿就而求之說之不以道不說也

禮記曲禮禮不妄說人注曰爲近佞媚也君子說之

不以其道則不說也

朋友切切悃悃

禮記祭義篇子之言祭濟濟漆漆然注曰漆漆讀如

朋友切切

子曰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

周禮大司馬之職中春教振旅司馬以旗致民平列
陳如戰之陳注曰兵者守國之備孔子曰以不教民
戰是謂棄之兵者凶事不可空設因蒐狩而習之凡
師出曰治兵入曰振旅皆習戰也四時各教民以其
一焉賈疏曰春教振旅夏教交舍秋教治兵至冬大

閱

為命禕謚草創之

周禮大祝作六辭以通上下親疏遠近二曰命注曰

命論語所謂為命禕謚草創之

見危授命

詩鄭風羔裘箋見守死善道下

樂然後笑

禮記曲禮不苟笑注曰君子樂然後笑

吾力猶能肆諸市朝

周禮鄉士協日刑殺肆之三日注云肆之三日故春

樓十三
三
秋傳曰三日棄疾請尸論語曰肆諸市朝
按此亦先鄭說也論語邢疏亦引鄉士文而云鄭元
曰肆猶申也陳也今鄉士注無此語蓋掌戮注文耳
深則厲淺則揭

詩匏有苦葉篇箋云以水深淺喻男女之才性賢與
不肖及長幼也各順其人之宜爲之求妃耦

按如鄭義則荷蕢者蓋譏孔子不知人之賢不肖意
謂當時無賢君不必仕也
君薨百官總己以聽於冢宰

周禮天官序官乃立天官冢宰使帥其屬而掌邦治

注鄭司農云邦治謂總六官之職故太宰職曰掌建
邦之六典以佐王治邦國六官皆總屬於冢宰故論
語曰君薨百官總己以聽於冢宰言冢宰於百官無
所不主爾雅曰冢大也冢宰大宰也

闕黨童子

周禮黨正注見孔子於鄉黨下

子曰無爲而治者其舜也與夫何爲哉恭己正南面而
已矣

詩卷阿篇伴奭爾游矣優游爾休矣箋云伴奭自縱
弛之意也賢者既來王以才官秩之各任其職女則

得伴矣而優游自休息也孔子曰無為而治者其舜也與恭已正南面而已言任賢故逸也

按集解云言任官得其人故無為而治疑即鄭注而奪鄭曰字

雖州里行乎哉

周禮州長注鄭司農云二千五百家為州論語曰雖

州里行乎哉

按集解引鄭注誤衍萬字

君子求諸已小人求諸人

禮記中庸篇正已而不求於人則無怨注曰無怨人

無怨之者也論語曰君子求諸已小人求諸人

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

禮記玉藻篇君羔臂虎植注曰植讀皆如直道而行

之直直謂緣也

按以鄭讀考鄭義則直道而行當訓為緣道而行猶

云遵王之道遵王之路也此直字非曲直之直與馬

訓無所阿私義異

師冕見及階子曰階也及席子曰席也皆坐子告之曰

某在斯某在斯師冕出子張問曰與師言之道與子曰

然固相師之道也

周禮樂師令相注曰令視瞭扶工鄭司農云告當相
瞽師者言當罷也瞽師盲者皆有相道之者故師冕
見及階曰階也及席曰席也皆坐曰某在斯某在斯
曰相師之道與
儀禮鄉飲酒禮工四人二瑟瑟先相者二人注曰相
扶工也眾賓之少者爲之每工一人鄉射禮曰弟子
相工如初入天子相工使視瞭者凡工瞽矇也故有
扶之者師冕見及階子曰階也及席子曰席也固相
師之道

禮記少儀篇其未有燭而後至者則以在者告道瞽

亦然注曰爲其不見意欲知之也師冕見及階子曰
階也及席子曰席也皆坐子告之曰某在斯某在斯
按三引此文皆不全樂師注曰相師之道與古也與
通用卽子曰然固相師之道也非子張問語士
色厲而內荏

禮記曲禮故君子戒慎不失色於人注曰色厲而內
荏貌恭心很非情者也

負子爲之奴

周禮司厲其奴男子入于罪隸女子入于舂槩注曰
鄭司農云謂坐爲盜賊而爲奴者輸於罪隸舂人槩

人之官也由是觀之今之為奴婢古之罪人也故書曰予則奴戮汝論語曰箕子為之奴罪隸之奴也按奴者紂奴之也馬云箕子佯狂為奴此戰國以後相傳之說非古義

柳下惠為士師

周禮秋官序官士師下大夫四人注曰士察也主察獄訟之事者鄭司農說以論語曰柳下惠為士師按孔注曰士師典獄之官然典獄之官在周禮為司圜非士師也當從鄭說為主察獄訟之事其亦非故舊無大故則不棄也無求備於一人

禮記坊記篇詩云采葑采菲無以下體德音莫違及爾同死注曰此詩故親今疏者言人之交當如采葑非取一善而已君子不求備於一人能如此則德美之音不離令名我願與汝同死矣論語曰故舊無大故則不棄也

詩谷風篇將安將樂女轉棄予箋云朋友無大故則不相遺棄今女以志達而安樂棄恩忘舊薄之甚正義曰朋友無大故不相棄論語文也

按此詩刺朋友道絕故改故舊為朋友非鄭所見論語與今異也正義竟以為論語文則失之

正其衣冠尊其瞻視儼然人望而畏之
詩鄭風羔裘篇洵直且侯傳曰侯君也箋云古朝廷
之臣皆忠直且君也君者言正其衣冠尊其瞻視儼
然人望而畏之

續論語駢枝 俞樓雜纂第十四 德清俞樾

寶應劉端臨先生有論語駢枝一卷雖止十數條而
皆精鑿不磨學者重之余湖樓無事讀論語有所得
輒筆之於書其體例與劉氏書相近因題是名焉
孝弟也者其為仁之本與何氏集解但言先能事父兄
然後仁道可大成語意渾然無所發明朱文公作集注
引程子曰為仁以孝弟為本論性則以仁為孝弟之本
又曰孝弟是仁之一事謂是行仁之本則可謂是仁之
本則不可於是其說始多宜象山陸氏病其支離矣又
觀過斯知仁矣孔安國注曰觀過使賢愚各當其所則

爲仁矣夫經言知仁不言爲仁孔注自不可從朱注引尹氏曰於此觀之則人之仁不仁可知矣夫經言知仁不言知不仁尹氏之說亦非經旨余著古書疑義舉例有上下文異字同義例如孟子公孫丑篇有仕於此而子悅之不告於王而私與之吾子之祿爵夫士也亦無王命而私受之於子按有仕於此之仕卽夫士也之士夫士也正承有仕於此而言士正字仕段字是上下文用字不同而實同義也今以此例讀論語上文曰其爲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鮮矣下文曰孝弟也者其爲仁之本與仁卽人字孝弟也者其爲人之本與卽承其爲

人也孝弟而言上文曰人之過也各於其黨下文曰觀過斯知仁矣仁亦卽人字觀過斯知人矣卽承人之過也而言如此讀之疑義冰釋矣

其諸異乎人之求之與皇疏本與下有也字文義難通始疑其誤繼而思之此句也字正非誤衍上句也字之上蓋闕與字耳經文本云夫子之求之與也其諸異乎人之求之與也蓋子禽問子貢本有求之與抑與之與兩意子貢言夫子溫良恭儉讓以得之夫曰得之則非求之亦非與之矣故繼之曰夫子之求之與也其諸異乎人之求之與也與子禽問意相對若如今本則止對

樓十四
二
求之一層不對與之一層轉似夫子之必聞其政真爲人君所與矣

願無伐善無施勞孔解上句曰不自稱己之善解下句曰不以勞事置施於人朱注解上句同孔解下句則以孔注之義爲或一說而其正解則曰施亦張大之意勞謂有功然則伐善施勞同一事也夫子路顏淵與夫子之志雖大小不同然皆有及物之意若但曰不矜誇云爾此亦何足爲志哉孔解不施勞自較勝朱注又推闡其義有不欲勿施之說視孔解更進然與上句不一律恐非顏淵之本旨且不以勞事施人其說雖美然愛之

能勿勞乎則竟曰無施勞亦有所不可通也愚謂伐者敗也說文人部伐敗也藝文類聚武部引春秋說題辭曰伐之爲言敗也是伐有敗義乃是古訓施與弛通微子篇君子不施其親釋文施作弛是其證國語魯語文公欲弛孟文子之宅韋注曰弛毀也無施勞之施當讀作弛而訓爲毀善也勞也皆以在人者而言勞謂功也人有善宜獎成之而勿敗之人有功宜保全之而勿毀之是謂無伐善無施勞如此釋之則與子路車馬衣裘與朋友其及夫子老安少懷朋友信之語意一例而聖賢所志之大小則於此可見矣

自牖執其手包注曰牛有惡疾不欲見人故孔子從牖執其手邢疏引淮南子云伯牛癩以爲惡疾之證文選劉孝標辨命論亦云冉耕歌其芟苴愚謂伯牛之有惡疾固也謂其不欲見人故孔子從牖執其手則亦近於臆說誠使伯牛不欲見人當謹謝夫子并不使得執其手矣旣得執其手則夫子從牖外視之豈不見其面乎朱注知其不可通改爲之說曰禮病者居北牖下君視之則遷於南牖下使君得以南面視己時伯牛家以此禮尊孔子孔子不敢當故不入其室而自牖執其手蓋與之永訣也按鄉黨篇疾君視之東首包注曰夫子疾

處南牖之下東首邢疏曰病者常居北牖下爲君來視則暫時遷鄉南牖下東首令君得南面而視之此卽朱注所本然彼是言君視臣疾之禮孔子非人君伯牛之家乃以人君之禮尊孔子幾與子路使門人爲臣同一虛罔矣若謂君師之分相等師視弟子疾亦得用君視臣疾之禮則孔子竟受之可也孔子旣不敢當則此之非禮明矣孔子何不使其家改正其位而但於牖中引手與之一訣也且包氏之注亦有可疑鄉黨但言東首不言在南牖下包何所據而知爲南牖下乎考禮記喪大記寢東首於北牖下鄭注曰謂君來視之時也病者

恆居北牖下賈疏云若君不視之時則不恆東首隨病者所宜此熊氏所說也以鄭注及熊氏舊說觀之則君來視疾惟東首爲異並無遷至南牖下之說賈疏又云今謂病者雖恆在北牖下若君來視之時則暫時移嚮南牖下東首令君得南面視之此則與鄉黨邢疏相同而賈疏明有今謂云云則可知非古說也竊疑包注本作夫子疾處北牖之下東首蓋卽本喪大記之文傳寫者誤北爲南遂滋異說未可據依而朱子又附會其說解此章之義彌失之矣然則自牖執其手當作何解曰士喪禮下篇士處適寢鄭注曰將有疾乃寢於適室賈

疏曰若不疾則在燕寢將有疾乃寢臥于適室按士喪禮首云士死于適室此蓋古人慎終男子不死於婦人之手故必處適寢而不居燕寢然如鄭注謂將有疾乃寢於適室此於理未通夫將有疾者猶未疾也安知其必將有疾且疾必將死急急焉遷於適寢爲死計乎疑古人平時自居燕寢卽有疾亦在燕寢蓋燕寢之中夫婦所居諸事俱便湯藥焉扶持焉皆不可無親暱之人古今雖殊人情一理豈有一抱微疴遽遷而出之於外者乎直至疾不可爲勢將屬纊然後遷居適寢以明得正而斃之義故士喪禮記以士處適寢寢東首于北墉

下發端明此已爲喪禮非復尋常居室之事矣伯牛雖有疾然其時猶未遽死尚在燕寢而不在適寢何以知之士處適寢必在北墉下士喪禮有明文若燕寢則固在南牖下士昏禮曰御衽于奧奧者室西南隅是正近南牖下也孔子以伯牛居燕寢之中其地近褻且必有婦女侍疾故不入其室而自牖視之或者古人問疾本是如此乃禮之常而非禮之變故記人但言自牖執其手不復言其所以然也古今紛紜之說徒爲辭費矣井有仁焉其從之也孔注曰宰我以仁者必濟人於患難故問有仁人墮井將自投下從而出之不乎按此注

殊不可通有人墮井自當救之但問有可救之道否耳何必問其墮井者爲何如人乎豈墮井者非仁人仁者遂可不救乎朱注知其不可通故用劉聘君說作井有人焉夫人仁通用古書固有之然此章則皇疏本作井有仁者焉是此章仁字不得爲人之段字也愚謂孔以仁人解仁字其說不誤惟宰我設言之旨並非以濟人患難爲說蓋以仁者必好其同類之仁人間有仁人在某所則雖山川悠遠關塞阻隔必將往而從之設有人告之曰有仁人在井中亦將從之否乎經文止有從字並無救字之意何必增益救字使經文成不可解邪

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朱注謂劉聘君
見元城劉忠定公自言讀他論加作假五十作卒不知
所謂他論者果是何本加之作假史記固然風俗通窮
通篇亦引作假是果可信若五十作卒則無所據依自
陸德明作釋文不見有作卒之本劉忠定在北宋時從
何處見之邪然則仍從何氏集解作五十以學易而解
爲以知命之年讀至命之書乎曰何氏之說雖美而五
十以學易一句文義終有未安且如吾十有五一章使
易之曰吾十有五以志于學三十以立四十以不惑五
十以知天命六十以耳順七十以從心所欲不踰矩則

讀之便覺齟齬矣五十以學易何以異此且朱注謂孔
子是時年幾七十斯言也雖於史記亦無明證然假年
之歎必發於暮年若年未五十則猶在強仕之時安得
自謂來日無多而思更假數年也愚謂此章之旨本自
明白但學者不得其讀耳當以加我數年爲一句五十
爲一句以學易爲一句五十二字承加我數年而言蓋
不敢必所假者幾何年故著此二字言或五或十也使
足成其文曰假我數年五年十年以學易可以無大過
矣則文義便自了然因上句已有年字故五十下不更
出年字愚著古書疑義舉例有蒙上文而省之例可以

讀此經也
子曰子云吾不試故藝按劉向言魯論語二十篇皆孔子弟子記諸善言也然則論語所載孔子之言皆弟子所記未嘗一一分別謂此章某人言之也今獨有此牢曰子云之變例何邪朱注引吳氏曰弟子記夫子此言之時子牢因言昔之所聞有如此者其意相近故并記之夫以意近而并記則亦竟記聖言可矣何必冠以牢曰乎愚謂此蓋古書並存異義之例古人著書往往博采異文附之簡策如管子法法篇之一曰大匡篇之或曰皆為管子學者傳聞不同而並記之也韓非子書如

此者尤多如內儲說上篇引魯哀公問孔子莫衆而迷又載一曰晏嬰子聘魯哀公問曰語曰莫二人而迷如此之類不下數十事蓋亦古人綱羅放失之盛心也上文子聞之曰大宰知我乎吾少也賤故多能鄙事君子多乎哉不多也此蓋作論語者記載如此乃牢之所記則但有吾不試故藝五字詳略不同不知孰是故附記其後古書體例固有是也

朝與下大夫言侃侃如也與上大夫言誾誾如也孔注不解朝字而下節君在馬融注曰君在者君視朝也於是朱注解此節曰此君未視朝時也意謂羣臣咸集而

君猶未出故得與上大夫下大夫言耳然孟子云禮朝
廷不歷位而相與言不踰階而相揖也錯立族談在外
朝且有禁況君所日視之治朝乎愚意此朝乃九卿朝
焉之朝考工記匠人云外有九室九卿朝焉鄭注曰外
路門之表也九室如今朝堂諸曹治事處國語魯語云
自卿以下合官職於外朝合家事於內朝韋注曰外朝
君之公朝也內朝家朝也此經朝字正謂卿大夫之外
朝在君路門之外乃卿大夫治事之處而非君所視之
朝故得與上大夫下大夫言蓋公事有當關白者非苟
言而已也至下文君在亦非謂君視朝凡遇公事會集

君或親臨皆得謂之君在禮記檀弓篇季孫之母死哀
公弔焉曾子與子貢弔焉閭人爲君在弗內也此君在
二字卽可爲此經君在二字之一證君在二字所包者
廣孔子凡遇君在則皆踧踖如也與與如也馬注不達
誤以君視朝釋之夫君視朝豈得但謂之君在乎
先進於禮樂野人也後進於禮樂君子也孔曰後進與
禮樂俱得時之中斯君子矣先進有古風斯野人也按
孔注未是若後進禮樂得時之中則聖人豈不從之而
反從先進乎由未得君子二字之義故失其解此章君
子非美稱對野人而言野人者郊野之人君子者都邑

之人昭二十七年左傳左司馬沈尹戌帥都君子杜注
曰都君子在都邑之士是其證也詩都人士篇彼都人
士臺笠緇撮彼君子女綢直如髮士曰都人女曰君子
互言之耳可知君子卽都人也先進於禮樂後進於禮
樂皆以偏者而言先進偏於質故曰野人後進偏於文
故曰君子君子野人猶今俗語曰城中人鄉下人耳如
用之則吾從先進卽禮與其奢也甯儉之意孔氏不解
君子之義誤許後進爲得中則下文不可通矣朱注亦
未達此故引程子說以此爲時人之言然經文但言野
人也君子也不言人以爲野人人以爲君子野人君子

明是孔子自爲品藻不得如程說也

不踐迹亦不入於室孔注曰言善人不但循追舊業而
已亦少能創業然亦不入於聖人之奧室朱注則云善
人雖不必踐舊迹而自不爲惡然亦不能入聖人之室
也兩家之說並非經旨如其說則下句總須有然字一
轉矣愚謂此章之意蓋勉善人以效法聖人也不踐迹
亦不入於室言不踐聖人之陳迹則亦不能入聖人之
奧室也語意明白詞費何爲

民無信不立按此當從皇疏本作民不信不立言民不
信我則不可以立國故雖食與信不能兩全甯使餼廩

不給糗糧不備而賞罰不可不定約束不可不明使民始終信我而不離叛也邢疏本作民無信不立無與不義本相通而語氣稍別朱注遂云無信則雖生而無以自立不若死之爲安則是信爲民之信而立亦爲民之立與上文民信之矣同一信字而有二義且去食而責民之信理亦未圓將使委巷細民人人枵腹而抱尾生之柱乎

天下有道邱不與易也孔注曰言凡天下有道者邱皆不與易也已大而人小故也皇疏本如此邢本無孔曰注意不甚明了而皇疏申之甚暢大旨謂世亂賢者宜隱而全生聖

人宜出以宏物我既不失彼亦無違我不以我道易彼亦不使彼易我其意美矣然揆之經文語意終有未安天下有道既嫌鶻突邱不與易句止有不以我道易彼之意而不使彼易我之意尚在言外聖人之言轉成歇後語矣朱注曰天下若已平治則我無用變易之正爲天下無道故欲以道易之耳天下無道一意亦屬增益經文但言有道不言無道也愚謂此節語意與桀溺之言相對因桀溺言避人故言吾非斯人之徒而誰與見人不可避也因桀溺言滔滔皆是誰與易之故言天下有道丘不與易見天下不待易也皆是折桀溺之言耳

所謂天下有道者卽三綱五常天下之達道雖百世不變聖人豈得而易之故曰上不與易也沮溺之徒見天下變壞已極非大有更改不足爲治故知其不可爲而去之殊不知天不變道亦不變所謂治亂者不過氣運之盛衰而天下所有之常道則固未嘗亡也誠使聖人得百里之地而君之以至於朝諸侯有天下亦惟是循其常道而已豈必有所變易哉

亞飯干適楚三飯繚適蔡四飯缺適秦孔曰次飯樂師也包曰三飯四飯樂章名兩注皆無以樂侑食之說而周官膳夫疏引鄭康成注云皆舉食之樂則固以亞飯

以下爲以樂侑食之官矣皇疏云周禮大司樂王朔望食乃奏樂日食不奏也夏殷則日奏此說殊誤周官膳夫職云王日一舉以樂侑食賈疏云案大司樂云王大食皆合奏鍾鼓彼大食自是朔食日舉之樂大司樂或不合奏故不言之無妨日食自有舉食之樂皇疏但檢大司樂職而不檢膳夫職遂以日奏爲夏殷制果爾何又以大師摯等八人爲魯樂人乎四飯之說見白虎通禮樂篇云王平居中央制御四方平日食少陽之始也晝食太陽之始也舖食少陰之始也暮食太陰之始也又引此章之文而申之曰諸侯三飯卿大夫再飯尊卑

楊十四
之差也此自是漢儒古義然每日四飯於他書實無所
徵禮記玉藻篇天子皮弁以日視朝遂以食日中而餽
又說諸侯云朝服以日視朝於內朝又朝服以食特牲
三俎祭肺夕深衣祭牢肉鄭注曰天子言日中諸侯言
夕互相挾然則天子諸侯皆是一日三食朝也日中也
夕也故鄭君注周禮王日一舉云以朝食也賈疏申明
之曰一日食有三時同食一舉而鄭注鄉黨篇不時不
食日不時非旦夕日中時可知一日三食天子諸侯大
夫同之文王世子篇文王之爲世子朝於王季日三又
曰食上必在視寒暖之節亦可爲一日三食之一證白

虎通謂天子四飯殆因論語此章文而附會其說非古
制也然則亞飯三飯四飯之說如何曰侑食之制詳於
儀禮士九飯三侑見特牲饋食篇此士禮也大夫禮則
七飯之後始告飽而侑見少牢饋食篇賈疏曰士三飯
卽告飽而侑大夫七飯告飽而侑諸侯九飯告飽而侑
天子十一飯而侑此侑食之制也至于飯數則士九飯
大夫十一飯皆見特牲少牢兩篇鄭君於有司徹篇注
曰士九飯大夫十一飯其餘有十三飯十五飯賈疏申
明之曰五等諸侯同十三飯天子十五飯今依此說之
士每三飯輒一侑與大夫以上異制此可勿論若大夫

則七飯而脩十一飯而止諸侯則九飯而脩十三飯而止天子則十一飯而脩十五飯而止自脩之後各加四飯大夫卑或不用樂天子諸侯以樂脩食於是皆得有四飯之樂天子之初飯乃其十二飯也亞飯則其十三飯三飯則其十四飯四飯則其十五飯此天子之四飯也諸侯初飯乃其十飯也亞飯則其十一飯三飯則其十二飯四飯則其十三飯此諸侯之四飯也天子諸侯雖同用四飯而自有尊卑之差非如白虎通天子四飯諸侯三飯卿大夫再飯以意爲等差也

論語古注擇從

俞樓襍纂第十五

德清俞樾

自論語集注行而古注束高閣矣然古注自有不可廢者孔子云擇其善者而從之本此意以讀古注是在信而好古者

傳不習乎

集解曰言凡所傳之事得無素不講習而傳之

按上文爲人謀與朋友交皆是與人相接之事則此句自以從古注爲善傳謂傳之於人也傳之於人必先習之於己不習而傳是道聽而塗說也君子恥之若如朱注傳謂受之於師則此句止是學問自修之

事與上二句不一律矣然皇侃義疏引袁氏云常恐傳先師之言不能習也則朱注之義亦有所本學則不固

孔曰固蔽也一曰言人不能敦重既無威嚴學又不能堅固識其義理

按此當以孔注為善不重則不威學則不固兩句之義一反一正蓋互文也不重則不威反言之也正言之重則威矣學則不固正言之也反言之不學則固矣孔訓固為蔽說文固四塞也四塞故為蔽禮記曲禮篇君子謂之固鄭注曰固謂不達於禮也蔽即不

達之謂學則溫故知新事理通達莫得而蔽之是謂不固集解引孔注止此一言朱注未達其旨而從其後一說然不重則不威學則不固兩則字明是對文則此兩句之義必是平列若從其後一說當云君子不重則不威則學不固矣是可知孔注為長也又集解所謂一曰者乃是別引一說而皇侃義疏誤謂是孔後說遂云孔訓固為蔽蔽猶當也言人既不能敦重縱學亦不能當道理也斯則屈孔義以從後說迂曲殊甚矣

信近於義言可復也恭近於禮遠恥辱也

集解曰復猶覆也義不必信信非義也以其言可反復故曰近義恭不合禮非禮也以其能遠恥辱故曰近禮也

按經文兩言近凡言近者皆近似之謂而朱注云約信而合其宜致恭而中其節夫合其宜則竟是義矣中其節則竟是禮矣何言近乎且如中庸好學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恥近乎勇朱注亦云好學非知力行非仁知恥非勇然則此文兩近字義與彼同不得以近義爲卽是義近禮爲卽是禮也此當從古注爲善然何氏所云尙未明快當云信非卽義也而近於

義以其言可復也恭非卽禮也而近於禮以其遠恥辱也如此解之則文義明暢矣

子貢曰詩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其斯之謂與

孔曰能貧而樂道富而好禮者能自切磋琢磨

按朱注云言治骨角者旣切之而復磋之治玉石者旣琢之而復磨之治之已精而益求其精也子貢自以無諂無驕爲至矣問夫子之言又知義理之無窮雖有得焉而未可遽自足也故引是詩以明之自來讀此章者皆謂孔注簡略無義朱注則以切磋關合上文可也之義以磋磨關合上文未若之義深得子

貢引詩之旨孔注淺而朱注深不待言矣乃愚以爲朱義非古訓也爾雅釋器篇骨謂之切象謂之磋玉謂之琢石謂之磨此正釋淇澳篇切磋琢磨四字之義乃古訓相傳如此故毛公卽承用之切磋琢磨分屬骨象玉石一字爲一事非兩字共爲一事也今云治骨角者旣切之而復磋之治玉石者旣琢之而復磨之則是骨角須切磋並用玉石須琢磨兼施與雅訓違矣大學云如切如磋者道學也如琢如磨者自脩也夫旣切之而復磋之旣琢之而復磨之同一精益求精之意何以一則言學一則言自脩若使大學

而易其文曰如切如琢者道學也如磋如磨者自脩也則朱注之義信矣大學之文亦本爾雅爾雅釋切磋琢磨四字大學所無猶可不用若道學自脩二句大學所同朱注亦不敢違也旣不敢違大學則亦不能廢雅訓而子貢引此詩之意未必如朱注所云矣蓋無諂無驕子貢所已及譬猶骨象玉石已成之質也孔子進之以樂與好禮譬猶骨象玉石加以切磋琢磨之功而成器矣孔注但曰能貧而樂道富而好禮者能自切磋琢磨語簡而意已盡古注之似淺而實深如此讀者不可不察也

子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

包曰諸夏中國亡無也

按包注但解字義未達其旨疏家則有二說邢疏曰言夷狄雖有君長而無禮義中國雖偶無君若周召共和之年而禮義不廢故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皇疏曰周室既衰諸侯放恣禮樂征伐之權不復出自天子反不如夷狄之國尙有尊長統屬不至如我中國之無君也二說不同而朱注引程子曰夷狄且有君長不如諸夏之僭亂反無上下之分也則意與皇疏同愚謂此章之義自以邢疏爲善孔子

作春秋內中國而外夷狄何至如皇疏所云抑諸夏而與夷狄之甚也雖云傷時然聖人辭不逼切必不抑揚過甚如此韓文公原道篇曰孔子之作春秋也諸侯用夷禮則夷之夷而進於中國則中國之經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詩曰戎狄是膺荆舒是懲今也舉夷狄之法而加之先王之教之上幾何其不胥而爲夷也是韓子解此經與邢疏同蓋唐以前相承之舊義也

繪事後素

鄭曰繪畫文也凡畫繪先布眾采然後以素分其閒

以成其文喻美女雖有倩盼美質亦須禮以成之
按鄭解繪事後素甚明朱注易之曰先以粉地爲質
而後施五采則是繪事先素矣且古人繪事亦不皆
以粉地爲質如大夫士之布侯畫虎豹鹿豕皆以丹
爲質儀禮鄉射禮記凡畫者丹質是也說詳羣經平
議朱注特以從鄭義則是以素喻禮禮者文章制度
之謂不可以素喻之故改爲此說其實禮者因人之
情以爲節文者也鄭注所謂分其閒以成其文者於
義正合且五采旣施得素而後成其文所謂素以爲
絢也若以粉地爲質而後施五采則是以素爲絢而

非素以爲絢矣不如古義爲長

曰旣灌而往者

孔曰灌者酌鬱鬯灌於太祖以降神也

按孔注止言灌於太祖邢疏則曰言未殺牲先酌鬱
鬯酒灌地以求神於太祖廟也是灌於太祖廟之地
非灌於太祖矣皇疏於此極爲詳明云先儒舊論灌
法不同一云於太祖室裏龕前東向束白茅置地上
而持鬯酒灌白茅上使酒味滲入淵泉以求神也而
鄭康成不道的道灌地或云灌戶或云灌神故郊特
牲云周人尙臭灌用鬯臭鬱合鬯臭陰達於淵泉灌

以珪璋用玉氣也既灌然後迎牲致陰氣也鄭注云灌謂以圭瓚酌暢始獻神也又祭統云君執圭瓚灌尸大宗執璋瓚亞灌鄭注云天子諸侯之祭禮先有灌尸之事乃後迎牲案鄭二注或神或尸故解者或云灌神是灌地之禮灌尸是灌人之禮以上並皇疏說今按祭統明云灌尸則灌人而非灌地可知矣鄭注雖有獻神灌尸之異此乃行文語句小有異同尸卽神也灌卽獻也以鄭注證之可知灌神者獻尸也灌有澆灌之義猶或疑於灌地獻則奉承之謂豈得謂之獻地乎或疑神與尸亦當有別少牢饋食禮祝

酌奠注曰酌奠酌酒爲神奠之疏云以其迎尸之前將爲陰厭爲神不爲尸故云爲神奠之執是而言灌尸非卽獻神矣然鄭注郊特牲篇雖有獻神之說而其下卽云己乃迎牲於庭殺之則與祭統注所言先有灌尸之事乃後迎牲者正同一事夫獻神後卽迎牲則其時尸已入矣可知神卽是尸不得以少牢篇注文相難也鄭君注禮並未有灌地之說皇疏謂鄭康成不道的道灌地是也而又引鄭注尙書大傳云灌是獻尸尸乃得獻乃祭酒以灌地此數語鶻突文有闕誤以愚論之殆後人增益鄭注而非康成原文

不然何其與禮注不同乎孔穎達於尚書洛誥王入
太室裸云裸者灌也王以圭瓚酌鬱鬯之酒以獻尸
尸受祭而灌於地因奠不飲謂之裸夫如是則尸灌
之非獻酒者灌之也安得卽名爲灌乎尸受酒而灌
之卽名爲灌然則尸受酒而啐之卽名爲啐乎且謂
尸受祭而灌於地似是古人飲食必祭之意然則此
灌也尸所以伸報本之忱而非祭者所以展降神之
敬也不更大謬歟推原致誤之由實始於鄭興周官
甸師祭祀供其蕭茅鄭大夫云蕭字或爲萑萑讀爲
縮束茅立之祭前沃酒其上酒滲下去若神飲之故

謂之縮此說蓋本於士虞禮之有苴士虞禮云苴刈
茅長五寸束之實于筐又云祝取苴降洗之升入設
于几東席上又云佐食取黍稷祭于苴鄭大夫因有
束茅沃酒之文然士虞禮之苴用之於迎尸之前而
灌禮行之於迎牲之前則固不得爲一事也鄭大夫
旣誤以祭祀蕭茅爲灌禮之用而杜預注僖三年左
傳遂云茅菁茅也束茅而灌之以酒爲縮酒於是始
并爲一談矣皇侃所謂先儒舊論持鬯酒灌白茅其
說實本於此而孔穎達尚書疏又別有尸受祭而灌
地之說則又不知所自來後人以羸入尚書大傳鄭

樓十一
注然鄭君禮注具在曷嘗有此說乎論語此章孔注
但言灌於太祖不言灌地自是古義即尚書孔傳雖
枚頤偽造而於王入太室裸云裸鬯告神亦古義也
朱注此章不用孔注古義而易之曰灌者方祭之始
用鬱鬯之酒灌地以降神則爲邢疏所誤若依祭統
之文改灌地爲灌尸斯無弊矣
與其媚於奧甯媚於竈

孔曰奧內也以喻近臣竈以喻執政

按朱注曰凡祭五祀皆先設主而祭於其所然後迎
尸而祭於奧如祀竈則設主於竈陞祭畢而更設饌

於奧以迎尸也如其說則媚奧仍卽是媚竈耳顧亭
林先生因有奧何神哉之疑而謂時人之語言媚其
君者將順於朝廷之上不若逢迎於燕退之時注以
奧比君以竈比權臣本一神也析而二之未合語意
然愚謂王孫賈此言明是以奧比君以竈比權臣蓋
以此語諷孔子卽彌子瑕孔子主我衛卿可得之意
若從亭林之說奧竈皆喻君則於王孫賈之意全失
矣蓋此章奧竈當從古義皆以地言而不以神言初
不涉祭祀之事奧爲尊者所居故以喻君竈爲飲食
所從出故以喻權臣朱注必牽合祭祀爲說其義轉

晦觀孔注及邢皇二疏並不以祭祀言也然孔注謂
與喻近臣近臣無所指此則宜從朱注喻君為是
子游曰事君數斯辱矣朋友數斯疏矣

集解曰數謂速數之數

皇疏作孔安國注

按數之所包者廣非止言語之間邢疏曰此章言為
臣結交當以禮漸進也皇疏曰禮不貴褻故進止有
儀臣非時而見君此必致恥辱朋友非時而相往必
致疏遠邢皇二疏之義並合經旨朱注引胡氏曰事
君諫不行則當去導友善不納則當止專以諫諍為
說本文似無此義也

由也好勇過我無所取材

鄭曰無所取材者無所取於桴材以子路不解微言
故戲之耳

按此自以鄭注為得語意朱注云譏其不能裁度事
理於語意不合也集解又引一說讀材為哉此則不
可從

臧文仲居蔡山節藻稅

包曰蔡國君之守龜出蔡地因以為名焉長尺有二
寸居蔡僭也節者柄也刻鏤為山稅者梁上楹畫為
藻文言其奢侈

按包以居蔡爲僭山節藻稅爲奢然明堂位以山節
藻稅爲天子廟飾大夫之家而用天子之廟飾則亦
僭也故孔子譏其不知猶曰奚取於三家之堂云爾
似不必分上句爲僭下句爲奢也至居蔡一事山節
藻稅又一事自當從包注爲是禮記禮器篇曰家不
寶龜不臺門居蔡卽寶龜也山節藻稅雖非臺門而
亦是宮室僭踰之事猶之臺門也朱注并爲一事曰
爲藏龜之室而刻山於節畫藻於稅或據陳孔璋悼
龜賦云山節藻稅旣韞且櫝以爲此說亦必有所自
來然詞賦之家隨意掇拾不可爲典要顧亭林曰知

錄卷二十一摘庾子山賦誤李太白詩誤諸條皆此
類也朱注之誤由未解經文居字皇疏曰居猶蓄也
此爲得之居之訓蓄自是古義尙書益稷篇懋遷有
無化居傳曰居謂所宜居積者此居字卽訓蓄國語
晉語假貸居賄注曰居蓄也凡史傳言廢居言居積
言奇貨可居之類義皆訓蓄漢書張湯傳居物致富
服虔曰居謂儲也儲亦蓄也居蔡謂儲蓄此大龜耳
朱注誤以謂居處之居故訓藏龜之室龜非人也安
得以居處言乎

甯武子邦有道則知邦無道則愚其知可及也其愚不

可及也

孔曰佯愚似實故曰不可及也

按邦有道則知邦無道則愚猶曰邦有道其言足以興邦無道其默足以容也孔以佯愚似實解其愚不可及卽是其默足以容之義凡論語所稱邦有道邦無道如子謂南容邦有道不廢邦無道免於刑戮直哉史魚邦有道如矢邦無道如矢君子哉蘧伯玉邦有道則仕邦無道則可卷而懷之皆是虛論其理謂其人處有道之邦如此處無道之邦如彼不能就其人之一生分何時爲有道何時爲無道也大戴禮衛

將軍文子篇載孔子之言曰國家有道其言足以生國家無道其默足以容蓋桐提伯華之行也又曰有道順君無道橫命晏平仲之行也語意正與一律蓋古人品藻人材大率類此而朱注解此章必以文公時爲邦有道成公時爲邦無道轉失之鑿矣成公失國乃晉人以私怨致之亦非以無道而然也孔注雖簡略而邢疏申之曰若遇邦國有道則顯其智謀若遇無道則韜藏其知而佯愚皇疏申之曰若值邦君有道則肆已智識以贊明時若值國主無道則卷智藏明詳昏同愚詳卽作字並可爲此章之確詰而皇疏又

引孫綽曰飾智以成名者易去華以保性者難此二語於可及不可及之理約而盡矣至杜元凱注左傳以文四年甯武子來聘不答湛露彫弓爲其愚不可及則又不然觀其對行人之言深明古典與叔孫穆子不拜肆夏文王同義正是其知非是其愚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

包曰逝往也言凡往也者如川之流

皇疏作鄭注

按朱注曰天地之化往者過來者續無一息之停乃道體之本然也然其可指而易見者莫如川流故於此發以示人又引程子語曰往月來寒往暑來云云

其說妙矣然經文止言逝者如斯言往不言來則無以見往過來續之理味其語意有去無來與注意大悖也包注順文爲說泛言凡往者而無所指實皇疏以爲見川流迅邁未嘗停止故歎人年往去亦復如此又引江熙云言人非南山立德立功俛仰時過臨流興懷能不慨然又引孫綽云川流不舍年逝不停時已晏矣而道猶不興所以憂歎也兩家之言深得聖人發歎之意不得以爲淺近而從後人淵微之論也

不時不食

鄭曰不時非朝夕日中時

按朱注改云五穀不成果實未熟之類此義雖本王制然經文但云不時不食不云物不時不食自當以鄭義爲長

季路問事鬼神子曰未能事神焉能事鬼曰敢問死曰未知生焉知死

陳曰鬼神及死事難明語之無益故不答

按陳注雖似淺近而實得聖人之旨朱注云幽明始終初無二理但學之有序不可躐等又引程子曰晝夜者死生之道也知生之道則知死之道不告子路

所以深告之則涉於元虛矣夫所謂事人者出則事公卿入則事父兄是也所謂知生者人之生也直是也朱注謂非誠敬足以事人則必不能事神於理可通謂非原始而知所以生則必不能反終而知所以死斯言也竊所未喻繫辭傳曰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此不過以始終明生死耳生者始之事故原始則知生死者終之事故反終則知死非謂原始而知所以生乃能反終而知所以死也原始而知所以生將推求於父母受氣成形之始乎此雖精求之如淮南子所謂一月而膏二月而腴三月而胎四月而肌

五月而筋六月而骨七月而成八月而動九月而蹀
十月而生可謂知之至矣然而仍不足以知所以死
也且以死生爲始終固本於繫辭傳孔子之說至以
死生爲晝夜則孔子所未言也易曰剛柔者晝夜之
象蓋以晝夜喻陰陽陰盡陽生陽盡陰生亦如有晝
必有夜有夜必有晝也若死生則不然死者不可復
生譬之一夜而不復晝矣安得以晝夜喻乎以晝夜
喻死生頗有合乎列子之旨列子曰死之與生一往
一反故死於是者安知不生於彼後來佛家輪迴之
說實從此而來不謂有宋大儒與之闇合也故此章

之義宜從古注陳云語之無益故不答此言雖淺而
是程子曰不告所以深告之此言雖深而非
必也正名乎

馬曰正百事之名

按馬注是也蓋萬物萬事之名皆不可以不正昔黃
帝正名百物記曰名者人治之大者也傳曰名以出
義義以制禮古聖人未有不以此爲先者朱注乃從
術事立說轉失之小矣夫一正則無不正聖人所存
者神所過者化豈必沾沾焉如宋人之議濮園明人
之爭大禮哉且惟泛言正百事之名故子貢見爲迂

若如朱注之義則所爭者在乎衛國祖孫父子之閒
子路將憂其太切直矣豈得以爲迂遠而非急務乎
魯衛之政兄弟也

包曰周公康叔既爲兄弟康叔睦於周公其國之政
亦如兄弟也

按此章之義只從包注爲是朱注謂魯衛本兄弟之
國是時衰亂政亦相似故孔子歎之然經文並無慨
歎其衰之意不必如此說也

邦有道穀邦無道穀恥也

孔曰穀祿也邦有道當食祿君無道而在其朝食其

祿是恥辱

按孔子嘗言邦有道貧且賤焉恥也邦無道富且貴
焉恥也然則邦有道自宜食祿孔注是也若如朱注
邦有道不能有爲邦無道不能獨善而但知食祿皆
可恥也則經文止有兩穀字並不言但知食祿安得
增益其文乎

君子恥其言而過其行

正義曰君子言行相顧若言過其行謂有言而行不
副君子所恥也

按此章之意謂言而過其行君子恥之文義明白故

何氏不爲之解而邢氏正義略爲疏說甚得經旨皇
疏本作君子恥其言之過其行也則語意更顯矣朱
注誤以恥其言過其行爲對文與敏於事而慎於言
一例解之爲之說曰恥者不敢盡之意過者欲有餘
之辭夫過猶不及吾未見行之可過也
知及之仁不能守之

包曰知能及治其官而仁不能守雖得之必失之
按經文但言知及之仁不能守之兩之字不知何指
包注以官言朱注以此理言似乎包注淺而朱注深
然下文不莊以蒞之則民不敬又曰動之不以禮未

善也則此章之義正是邢疏所謂論居官臨民之法
恐當以包注爲長繫辭傳曰何以守位曰仁卽此章
所謂仁能守之也

道不同不相爲謀

正義曰若道同者其謀則精審不誤若道不同而相
爲謀則事不成也

按邢疏是也唐虞諸臣各治一職孔門諸子各占一
科所謂道不同不相爲謀若如朱注謂善惡邪正之
類善之與惡正之與邪相去萬里矣何謀之有
吾恐季氏之憂不在顓臾而在蕭牆之內也

鄭曰蕭之言肅也蕭牆謂屏也君臣相見之禮至屏而加肅敬焉是以謂之蕭牆後季氏之家臣陽虎果囚季桓子也
按蕭牆謂屏朱注無異說或據大夫以簾士以帷謂季氏大夫之家不得有蕭牆此亦太泥自管氏樹塞門以來又百餘年矣安見歌雍舞佾之家必無此蕭牆之制乎皇疏謂季氏僭爲之是也朱注泥此說故以蕭牆之內爲指魯君云其後哀公果欲以越伐魯而去季氏若然則孔子此言正所以挑其君臣之釁以危言恐之而使爲篡弑之事矣不如從鄭注指季

氏家臣爲得也

惡微以爲知者

孔曰微抄也抄人之意以爲已有

按曲禮曰毋勦說鄭注勦猶擘也謂取人之說以爲己說孔解微字與鄭解勦字同伯尊攘善君子譏之宜爲子貢所惡也朱注訓微爲伺察則與下文訐爲攻發人之陰私雖用意不同而皆主於得人之陰私轉無區別不如孔注之善也

君子不施其親

孔曰施易也不以他人之親易己之親

樓十五
按孔注是也詩云豈無他人不如我同姓故戒使不
易其親也有國家者往往任用外戚疏遠宗支豈非
所謂以他人之親易己之親者乎朱注從釋文作弛
訓爲遺棄然弛施古字通爾雅釋詁曰弛易也孔訓
施爲易卽用雅訓耳夫不施易自不弛廢不施易之
意深不弛廢之意轉淺矣其字不妨從陸氏作弛其
義仍當從孔氏作易也

雖小道必有可觀者焉致遠恐泥是以君子不爲也
集解曰小道謂異端正義曰小道謂異端之說百家
語也

按此章語意與中庸孔子曰素隱行怪後世有述焉
吾弗爲之矣大旨相似小道當從何氏解作異端邢
疏申明其義以爲百家之語是也朱注作農圃醫卜
之屬夫醫卜雖小技亦至理所寓游藝者所不廢至
農則所關尤重舜耕於歷山伊尹耕於有莘之野豈
得以君子不爲而絕之況老農老圃各攻其業本無
致遠之理又何恐泥之有於下句亦不可通也

博學而篤志

孔曰廣學而厚識之
按志識古字通禮記禮運篇邱未之逮也而有志焉

注曰志謂識古文哀公問篇子志之心也注曰志讀為識並其證也孔以厚識解篤志蓋讀志為識當從之博學者所謂學而不厭也篤識者所謂默而識之也朱注以本字讀之則為學之初必先立志豈待博學而始篤志乎

喪致乎哀而止

孔曰毀不滅性
按孝經曰喪則致其哀又曰三日而食教民無以死傷生毀不滅性然則此章之義正本孝經喪致乎哀即所謂喪則致其哀也喪致乎哀而止即所謂毀不

滅性也孔注以孝經解論語自是確詰朱注易之曰致極其哀不尚文飾又譏之曰而止二字微有過於高遠而簡略細微之弊夫所以改易古注者必以古注有未安而吾說勝之也今從古注則無弊從吾說則有弊乃必易古人無弊之說從吾有弊之說而又以有弊譏之誠不能為考亭解矣

雖有周親不如仁人

孔曰親而不賢不忠則誅之管蔡是也仁人謂箕子微子來則用之

按孔說是也此即承上文周有大賚善人是富而言

見王者爵賞不私於所親也朱注襲用偽孔傳語徒與商紂爭長短甚無謂矣又偽孔傳云言紂至親雖多不如周家之少仁人孔氏正義曰明多惡不如少善朱注引作多仁人則襲偽孔而又失之

所重民食喪祭 孔曰重民國之本也重食民之命也重喪所以盡哀重祭所以致敬

按孔注是也所重二字為句民食喪祭四者平列與文行忠信怪力亂神文法一律民為邦本故首重民食為民天故次重食既富矣又教之慎終追遠使民

德歸厚故重喪重祭又次之偽古文尚書衍其語曰重民五教惟食喪祭於民之下食之上忽出五教二字語意不倫朱注引以釋此經遂以所重民三字為句果如此則當云所重乎民者文義方足豈可只云所重民乎

見王者節制不私於所親也
與商紂爭長短甚無謂又復不
多不如周家之少仁人孔氏正
善宋注引作多仁人則真仁而
所重民食喪祭

視重足平 國之本也重足之命也重足所以
世果賦北限當云視重平足皆文義次豈豈可只云
字語意不倫未詳其所以驟此舉以視重足三字為
重足正於難食喪祭足之可食之士恐出正於二
忠誠是始重喪重祭又定之謂古文尚書其語曰

孟子古注擇從 俞樓襍纂第十六 德清俞樾

孟子趙邠卿注在漢世傳注中稍為疏略然孟子注
無有更古於趙者欲治孟子豈能束趙注而不觀也
今亦依論語之例擇其善者而從之
是乃仁術也

注曰是乃王為仁之道也

按說文術邑中道也是以古書言術者多訓道禮記
大傳篇服術有六穀梁宣十五年滅國者三術注並
曰術猶道也此言仁術猶言仁道趙注以為仁之道
釋之得其旨矣朱注曰術謂法之巧者蓋殺牛既所

樓一六
不忍釁鍾又不可廢於此無以處之則此心雖發而終不得施矣然見牛則此心已發而不可遏未見羊則其理未形而無所妨故以羊易牛則二者得以兩全而無害此所以爲仁之術也夫齊宣王偶見牛之觳觫而不忍其死此與乍見孺子將入於井相似豈暇徘徊却顧而有如許計較哉愚嘗謂後世人人以權術用事而竟不能得權術二字之解權術者權道也非常道也權與經明分爲二而程子曰權只是經此不解權字也古書術字只作道字解而朱注此章云術謂法之巧者此不解術字也說權字太好說術

字又太壞不達古訓兩義俱非

刑于寡妻

注曰寡少也言文王正己適妻則八妾從

按毛傳云寡妻適妻也趙注蓋本毛傳而又申說其意也適妻何以言寡寡者少也妻何爲而以少見稱則以妾有八而妻惟一也經不言妾而注必及之者以八妾之多見適妻之寡此古人訓詁之妙也朱注曰寡妻寡德之妻謙辭也夫妻乃文王之妻詩非文王所作何爲而有此謙辭哉

臣聞郊關之內

注曰郊關齊四境之郊皆有關

按四境各有郊郊各有關是謂郊關朱注云國外百里為郊郊外有關以國外郊外對言郊在國外相去百里關在郊外相去又當幾里歟不如云國外百里為郊四郊皆有關為合古義

書曰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師惟曰其助上帝寵之四方有罪無罪惟我在天下曷敢有越厥志

注曰言天生下民為作君為作師以助天光寵之也四方善惡皆在已所謂在予一人天下何敢有越其志者也

按趙讀惟曰其助上帝寵之八字為句是也朱注以惟曰其助上帝為句則語意不完不知其所助者何事寵之四方又誰實寵之歟偽古文以寵綏四方為句然亦連上克相上帝為文與朱注異也

明明胥讒民乃作慝

注曰在位在職者又明明側目相視更相讒惡民由是化之而作其慝惡也

按趙注以上句屬在位在職者言是也雖經本無文然下句云民乃作慝下句始屬民則上句不屬民矣乃者有所因之辭曰民乃作慝則知其必因乎上矣

樓一六
故雖經無此文而不嫌增益也朱注曰眊眊側目貌
胥相也讒謗也慝怨惡也言民不勝其勞而起謗怨
也則以眊眊句亦屬民言將移下句民字至上句乎
且讒與謗亦自有別朱注必訓讒爲謗者以旣屬民
言則民固有謗而無讒也似未免遷就以成其說不
如古注之爲安

先王無流連之樂荒亡之行惟君所行也

注曰言聖人之行無此四者惟君所欲行也

按趙注是也而意未明此乃晏子犯顏直諫之辭言
先王無此四者惟君所行有是耳因上文齊景公言

吾欲觀於轉附朝儻云云尙是空言而未有實事故
注文亦用一欲字卽上文吾欲之欲也朱注誤會其
意以惟君所欲行也爲聽其自擇所欲行故曰言先
王之法今時之弊二者惟在君所行耳此注似申明
趙注而實失之夫二者惟在君所行則與君請擇於
斯二者一律然兩文實不同孟子之告滕文公有去
留兩意能如太王則避之不能則效死弗去此二者
皆可行故請滕文公自擇之若先王之法今時之弊
豈並行而不悖者乎乃曰惟君所行此言也不幾近
於戲歟

夫環而攻之必有得天時者矣

注曰環城圍之必有得天時之善處者

按尉繚子天官篇曰刑以伐之德以守之非所謂天官時日陰陽向背也今有城東西攻不能取南北攻不能取四方豈無順時乘之者邪然不能取者城高池深兵器備具財穀多積豪士一謀者也此可與孟子之言相發明蓋天時專以陰陽向背言每日必有宜向宜背之處環而攻之即所謂東西攻南北攻也必有值宜向宜背之處者故曰必有得天時之善處趙氏此注簡而明矣朱注疑四面攻圍不能便值天

時之善者又增出曠日持久四字蓋未達斯旨也

域民不以封疆之界

注曰域民居民也

按域與居一義之引申史記禮書人域是域士君子也外是民也言人居是域則為士君子外是者則為民下域字以地言上域字當訓居域是域與尚書宅爾宅韓退之原道篇廬其廬文法一律索隱曰域居也得其義矣又曰非人居亦弗居則以兩域字同訓居又為失之趙注訓域民為居民合孟子語意朱注曰域界限也則是界民不以封疆之界矣復矣

公明儀曰文王我師也周公豈欺我哉

注曰公明儀賢者也師文王信周公言其知所法則也

按趙注則二語並公明儀之言上句以文王為可師下句以周公為可信語意直捷朱注以文王我師句為周公之言然文周父子也周公豈得言文王我師哉不如從古注為安

其實皆什一也

注曰民耕五十畝貢上五畝耕七十畝者以七畝助公家耕百畝者徹取十畝以為賦

按三代取民之制不同而同為什一趙氏此注最為明了朱注曰貢法固以十分之一為常數惟助法乃是九一而商制不可考周制則公田百畝中以二十畝為廬舍一夫所耕公田實計十畝通私田百畝為十一分而取其一蓋又輕於什一矣竊料商制亦當似此而以十四畝為廬舍一夫實耕公田七畝是亦不過什一也此說顯與經違夫助法九一經無明文止據下九一而助一語耳九一而助乃孟子因時制宜以九一行助法助本什一茲則九一故曰九一而助非殷人助法本然也朱注執此謂助法九一又自

樓十六
六
圓其說謂殷制一夫耕公田七畝周制一夫耕公田
十畝通公田計之爲十一分而取其一夫十一分而
取其一則既非什一又非九一不兩失之乎
居天下之廣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
注曰廣居謂天下也正位謂男子純乾正陽之位也
大道仁義之道也

按趙注似粗而實精此三句之義蓋云生斯世也爲
斯人也則當行斯道也三句一氣相生榮啟期以吾
得爲人爲一樂吾得爲男爲二樂與孟子所言居天
下之廣居立天下之正位意正相近但彼則主乎行

樂此則主乎行道耳朱注以廣居爲仁正位爲禮大
道爲義轉似乎廋辭隱語矣
瞽瞍亦允若是爲父不得而子也

注曰瞽亦信知舜之大孝若是爲父不得而子也以
此解咸丘蒙之疑
按趙以瞽瞍亦允四字爲句言瞍亦信舜之孝也以
若是爲父不得而子也九字爲句古也邪二字通用
若是爲父不得而子也言舜嚴事瞽瞍若是尙爲父
不得而子邪故曰以是解咸丘蒙之疑也說詳羣經
平議朱注失其讀并失其義蓋爲僞古文尙書所誤

仁言不如仁聲之入人深也

注曰仁言政教法度之言也仁聲樂聲雅頌也

按禮記樂記曰樂也者聖人之所樂也而可以善民心其感人深此即仁聲入人深之證說苑載孔子至齊郭門外遇一嬰兒其視精其心正其行端而知韶樂將作夫韶樂於千年之後尚能感人如此不可見仁聲之入人深乎若政教法度之言則如漢帝諸詔非不訓辭深厚未見其能入人之深如此也故曰仁言不如仁聲之入人深趙注自不可易朱注以仁聲為眾所稱道之言則仁聲即仁聞矣今有仁心仁聞

而民不被其澤孟子固嘗言之又何取乎仁聲哉趙解離婁篇仁聞曰仁聲遠聞也乃於此篇仁聲又不用仁聲遠聞之義而以為樂聲趙氏於此固自有見矣

柳下惠不以三公易其介

注曰介大也柳下惠執宏大之志不恥污君不以三公榮位易其大量也

按趙訓介為大是也此見柳下惠之量之大視天下之物無足當其一快者彼三公固貴矣而我自有大於三公者存豈以三公之貴易我之大乎是謂不以

三公易其介朱注訓介爲有分辨之意則涇涇然小矣且柳下惠者孟子稱爲和聖以介爲有分辨亦與孟子平日稱柳下惠者不合也

居移氣養移體

注曰居之移人氣志使之高涼若供養之移人形身使充盛也

按下文卽云大哉居乎不及養字可知居移氣養移體雖兩句並列而養移體句非所重也蓋與富潤屋德潤身文法相似疑此兩句本是成語孟子連類而引之耳趙注以下句爲譬況之語雖未必然而以上

句爲主則固得之通章論居不論養也朱注曰以所居不同故所養不同而其氣體有異也味其語氣轉似注重養字者夫使孟子見其奉養豐饒形體潤澤爲之發歎豈所以爲孟子乎

其進銳者其退速

注曰不審察人而過進不肖越其倫悔而退之必速矣

按上文不可已者而已之趙注曰已棄也於義所不當棄者而棄之然則趙意以此章皆言人君用人之事故解進退亦以用人言其進銳者其退速卽所謂

昔者所進今日不知其亡也如此解說則通章一貫
似勝朱注若依朱注則此節與上節語意不倫雖以
太過不及勉强區分恐非孟子立言本旨然雖想不

矣

子曰不灌祭人而盥數不肖法其論辭而感之必無
其數雖善其感惡

為之發煇豈視以為孟子乎
以書重養字者夫卦孟子良其奉養豐酌沃斷斷
與不同於視養不同而其展斷齊異也利其節展其
何為主則固辨之也章結無不備養也夫子曰以視

